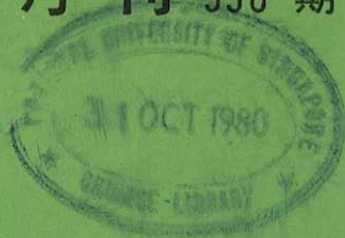


蕉風

月刊 330 期



BULANAN CHAO FOON SEPTEMBER 1980 KDN 0142/80 ISSN 0126-6608 M\$1.00.SENASKAH

52
36

蕉風 月刊



BULANAN CHAO FOON * THE CHAO FOON MONTHLY

編輯人：姚拓／白堯／梅淑貞／紫一思／張瑞星

出版者：蕉風出版社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772455, 772551, 772769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772455, 772551, 772769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772455, 772551, 772769

di singapore berhubung dengan: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323733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772455, 772551, 772769

agen-penjual: syarikat edcoms,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772455, 772551, 772769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3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malaysia. tal: 481806

ipoh book co., no. 75, market street, ipoh, perak, malaysia. tal: 4660

ISSN 0126-6608 * KDN 0142/80

定價馬幣一元 * m \$1.00 senaskah

詩

- 62 梅淑貞 ■ 無產階級
- 64 羅青 ■ 發光的荷花
- 66 黃峯衍 ■ 睡蓮

戲劇

- 68 陳鴻洲譯 ■ Johan Jaafar 著 ■ 乾風〔第三齣〕
- 79 李辛提譯 ■ Martin Esslin 著 ■ 質樸天真的意象塑造者
• 論葛拉斯的戲劇藝術
- 86 李孚癸譯 ■ Günter Grass 著 ■ 水災〔第一幕〕

- 117 辛棄文輯 ■ 風聲
- 118 編輯室 ■ 風訊

封面：Chris Türmer 攝影作品

稿約

我們希望收到的作品是

紮實的創作
公平的評介
最新的翻譯
獨到的理論

我們的選稿原則是

只要好的作品
不拘內容形式
不分派別主義
不限字數多少
不看作者名氣

我們也希望作者注意幾點

- 作品文責由作者自負
- 版權我們與作者共有
- 譯稿必須附原文
並註明出處
- 來稿請附中英姓名地址
以便我們寄發稿費
- 除非附來回郵信封
來稿刊用與否皆不退回

蕉風月刊

■ 第330期 / 1980年9月號 ■

目*錄

小說

彭悲之夜 ■ 尼 昔 04
墮落者 ■ 洪 泉 15
夜宴 ■ 何 謹 30

書評

書評二篇 ■ 賴 瑞 和 36
• 評「唐代文學論著集目」
• 「妙善傳說」的兩種新資料

散文

我的外文老師 [閒思錄] ■ 黃 潤 岳 48
給寶寶的玫瑰 [人間集] ■ 梅 淑 貞 54
我的小屋 ■ 劉 文 敏 56
調景記 ■ 阿 彥 58
月明千里 ■ 陳 蝶 60

彭悲之夜

彭悲對着闊大的橢圓形鏡子將紅色襯衫的鈕扣一一扣上；但只扣了三個，便棄下其餘的上面兩個不再扣了。露出了健碩的胸膛，彭悲雙手微微騷動，用手指細拈着衣領緩緩整理一番。

忽然他停下動作，躬下背注視自己中分的長髮，然後他想到「週末狂歡」裏尊泰獲達對着鏡子吹風梳頭那一幕，彭悲接着神經質地做仿一番，之後又啞笑起來。

這個年頭。彭悲離開鏡子，往窗下的安樂椅踱去。每個羽毛剛長豐的小伙子都在拼命穿油脂裝在向他們的新偶像看齊。彭悲跌坐在安樂椅上。「不，」他自言（卻彷彿在向一個溶解在空氣中的人講話）：「我怎麼會跑到的士夠格歪風裏去呢？那不入我流的玩意兒。」他跳起一隻腳擱在另一隻腿上，左手肘撐在安樂椅的扶手上，便毫無意識地把安樂椅搖曳起來。

陽光淡淡一層澄金由窗外爬進來，部份灑在彭悲的髮叢裏，其他的就破碎破碎地貼在房間裏駐腳的地方。

「還早。」彭悲對自己說。他兩手互握，看看腕際的錶正指着六時十五分。

可是他並沒有打算要到哪裏去，或者去找甚麼人。日子真的是無聊得可以。彭悲隨便便騰出一隻手指揩揩自己的皮靴，一壁腦子在暗付將要如何去好好渡過這一夜。

「明天，明天會怎麼樣呢？」彭悲沒由來蹙起眉頭。是的明天他就要離開這個他土生土長的城市。那些朋友，他一想到那些朋友，就感到一陣胃酸在翻滾的噁心壞感。沒有一個朋友知道他明天離開這裏。基本上彭悲根本就沒有收拾行篋。還是昨天晚上和朋友去咖啡檔談起，才決定到另外一個正迅速發展的小鎮去瞧瞧的。於是他的朋友便在咖啡檔裏口沫橫飛地滔滔講述小鎮的情形，後來連到咖啡檔「交關」的旁人也索性加入旁聽，有些甚至問長問短。彭悲卻一直都在關注着他那杯咖啡烏所冒起的白煙。直至咖啡檔打烊，他的朋友轉過來拍拍彭悲的手肘。「嘿，怎麼樣，瞧得咖啡烏都冷了。」彭悲卻好整以暇，懶洋洋地問朋友：「你真的後天早上過去？」朋友點頭。「好。」彭悲站起來付錢，然後走到他那輛一九五二年的福特汽車門前，說：「一句話，我跟你過去。」之後便開了車門鑽進去，扭着引擎讓朋友呆着的神情像剛吞下一粒生雞蛋那樣坐在咖啡檔的木椅上。回到家裏彭悲便接到那位朋友的電話。「喂，」他劈頭就置疑地再問：「你真的要過去？」彭悲「哼」一陣。「幫我買機票吧。」他說；又問：「我帶甚麼東西去好呢？」朋友在電話另一頭哀嘆一聲：「哎，少爺，聽我講，那種日子不是人過的；那個剛發展的地方——」彭悲打斷他的話頭：「你只管幫我買機票，然後給我一個電話，少擔心。」

今天早上彭悲一早醒來，跑下樓，他的剛考完F5的妹妹在客廳裏「叮叮噹噹」彈着鋼琴。「媽媽呢？」彭悲問。「去了教堂，今天禮拜，忘了，你？」他妹妹頭也不抬，繼續彈着她的鋼琴。彭悲索性坐在樓梯口。「哎。」他嘆一口氣。「甚麼？」妹妹停下彈琴的動作。「哥哥甚麼時候回來？」不知道，一兩天吧？嫂嫂都跟了去。「她歪歪嘴，彷彿在對甚麼感到不滿。彭悲將白襯衫的腳互相纏繞打了個結。「我要離家出走了。」他告訴妹妹。妹妹瞪他一眼：「到哪裏去？」那個小鎮，聽朋友說，很好玩的。「玩？玩甚麼？生命呢還是鈔票？」小丫頭忽然問那氣起來。彭悲感到一陣悶納，「不跟你說了，小孩子。」他站起來。「誰是小孩子？」妹妹問。「妳。」我？我都十七了。F5都唸完了。「彭悲旋一個身，往廚房，「吔，F5，是了，我竟忘了妳連男朋友都有了。」走到門際，他回望：「F

5——妳知道F是甚麼的註腳？哈哈，F，妳F過沒有？」妹妹正氣得發跳，母親便出現在門際。「甚麼F？」她問。「媽媽，」妹妹一臉要哭的樣子：「哥哥他——」我要到外地去，媽。」彭悲走到母親身旁，用手攔住她的肩膀。

「去哪裏？」母親蹙一蹙眉。彭悲讓她坐在沙發上，自己則靠在牆角。他注視母親：「哪裏？妳別管，讓我去，OK？」母親搖搖頭。

電話響，彭悲接過，對了幾句，他按住講話器，向母親示意，然後再講幾句，掛上。「去吧。」母親凝視他一會。「無藥可救的傢伙。」

彭悲從沉思中驚醒，天早已全暗暗下來。於是他站起來，望望窗外，看看錶：七時零二分。

然後彭悲下樓。妹妹和她的男朋友在客廳裏握着手看電視節目。聽到聲音他們立即鬆掉互握的手。彭悲在門口停下來。「媽媽呢？」

「和爸爸去了校友會。」妹妹白他一眼：「哼，媽媽的孩子。」

彭悲不介意，走去車房。他的一九五二年代福特在黑夜裏由遠處各角度的燈光的補助下，泛着莊嚴的黑色。忽然他感到車子古老的形款像極靈柩。他呆愕一陣，遂開門鑽進車裏，扭燃引擎，車子「吼」一聲滑向夜色裏頭。

彭悲把雙手坐在駕駛盤上，兩隻姆指互印。兩旁的街燈在迅速往擋風鏡上方兩角竄衝。彭悲扭着收音機，一個男人沙啞地笑了一聲，接着說：

「剛剛播完的是鍾妮米朽和明格斯携手合作的唱片「明格斯」的片段選擇……」

彭悲熄去收音機。「怪事，」他想：「本地電台竟會播放鍾妮米朽。」然後他把車駛向瑪麗蓮的家。

瑪麗蓮的父母在看着電視節目。

彭悲掏出香煙，向瑪麗蓮的父親敬了一根，燃上。之後他睡坐在沙發裏，把腳放在另一張沙發椅的靠背上。

電視正在播映着新聞紀錄片。彭悲極感受虐。瑪麗蓮便出現了。彭悲吐一口氣；等了三十七分鐘。瑪麗蓮依舊對自己所花的三十七分鐘的功夫不滿意，邊走邊拉拉扯扯裙衫。

「去哪兒？」她父母親。

彭悲一把將瑪麗蓮摟在臂彎裏。「隨便逛逛。」

「早些回來，彭悲，」瑪麗蓮的母親說：「我請你吃宵夜。」

瑪麗蓮向彭悲笑笑：「我母親倒是很喜歡你啊。」

「怎不？」彭悲聳聳肩：「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喜愛。」

瑪麗蓮作狀：「我才不嫁你。」

彭悲開車門讓她進去。然後他自己坐上，扭開引擎。「才不？」他笑：「妳是等着嫁才真。」

瑪麗蓮作嘔：「屁。」一頓：「我們去哪兒？」

彭悲吐一口氣：「幹嘛今夜大家都在拼命問『去哪兒去哪兒』，真要命。」

他把車駛向一條荒棄的舊路。停掉引擎，四週馬上響起蟲鳴萬籟。彭悲雙手抱在胸前。

「怎麼了？」瑪麗蓮推他一把。

彭悲側過頭，便移過去吻了她一下。「沒甚麼，呼。」他繼續吻她。「瑪麗蓮，」彭悲

若有所思。「唔，」對方用鼻孔回答。彭悲又搖搖頭。「沒甚麼。」

瑪麗蓮推開他。「你今晚真是怪，究竟有甚麼事？」

「妳肯嫁給我麼？」彭悲神經質一笑。

瑪麗蓮羞澀一笑。

彭悲將背靠在椅背上。他閉上眼。

「瑪麗蓮這麼愛我。」他想：「但是她並不能作爲自己的妻子。」彭悲並不會想過要怎麼的妻子，甚至從不在爲結婚打算。「有些人，生活方式在笨白了。」而瑪麗蓮，彭悲第一次吻她的時候，她怕得都快哭起來。第一個吻給了一個只認識兩星期，駕一九五二年代福特的長髮男孩。後來吻得熟了。彭悲得寸進尺。每在緊要關頭，瑪麗蓮夢囈般說：「不，彭悲，等我們結婚的時候吧。」彭悲困苦地吞吞口水。「結婚？結婚？」才認識瑪麗蓮四個月不是一——

「彭悲，」瑪麗蓮的聲音從黑暗裏傳來。

彭悲循聲望過去，發現瑪麗蓮原來爬到後座去。彭悲將下頷墊在椅背上。

瑪麗蓮把彭悲的手貼在自己發燙的臉頰上，輕聲說：「我的同學都笑我落伍。她們去的士夠格，交男校的朋友，去跳舞，吃藥——噯。彭悲，她們說——」

彭悲在聽。他忽然感到今晚得熱，熱得像艾薇拉那片火熱的唇。

「她們說，在……的前幾天，女的不會懷孕……」聲音輕若蚊鳴了。

「你想噯？」彭悲的心口不規律地跳。

瑪麗蓮點點頭。

彭悲跨到後座去，他一邊在想：「怎麼樣的一個夜晚？」又想到艾薇拉了。認識艾薇拉是在郵政局。那次彭悲去寄包裹，一大堆一大堆東西，剛好要下班了。艾薇拉幫彭悲搞掂後，已超時了。彭悲望着她收拾手提袋，又刻意在門口等了好一會，艾薇拉是看上彭悲的車才讓他載她回家。——艾薇拉是個混血兒，由外地來這裏，卻有本事租整幢洋房。她說她是本地一個殷商的情婦。彭悲笑。然後艾薇拉在房間裏說着說着出來，只穿一襲寬大襯衫，露出一大截美麗均勻的腿部。胸口的鈕扣好像忘了扣，彭悲兩眼看得發直，拼命喝水，忘了是酒。艾薇拉凝視他，然後爬過來，衣的前幅更低落了。彭悲是看過書籍及小電影的，但是實際上，那是他的第一次。——彭悲眯着眼。艾薇拉，艾薇拉。瑪麗蓮的十隻手指深深陷入彭悲背部的肌肉裏。

彭悲將車駛到瑪麗蓮的家門口時，瑪麗蓮依然在後座抽泣。彭悲打開門。瑪麗蓮「哇」一聲哭出來，爬到前座奪門而出。「你已不是第一次？」「媽的，不是第一次又怎麼樣？」
「哇，那我從小以前的希望不是落空了？」

彭悲將車開走。他心裏燃起一點歉意。「不，瑪麗蓮，你應該知道我是個很邪氣的人。」

泰倫斯的二衝程的電單車飛過彭悲的車窗口。彭悲按喇叭。泰倫斯慢下來，和彭悲的窗口齊。他望進來：「噯，你怎麼只穿底褲出來？」

彭悲不好意思笑：「今晚太熱，我把長褲扔在後座。」

「那好，」泰倫斯用手弄弄頭盔：「老楊今晚又賽車。」

「和誰？」

「不清楚，」泰倫斯聳聳肩，「聽說是鄰埠的冠軍。許多人看好他，都買一賭五。」

「嘿，」彭悲冷笑：「在哪裏？」

「飛機場。」

老楊。誰能勝他？只有鄰埠的大鱸沒來試過。聽說有一個和老楊賽一百哩不分勝負的馬寶，到了鄰埠被大鱸振得落荒而逃。之後邀大鱸去他的地盤，馬寶在「片」彎時被大鱸封得整架車子衝到迎面而來的拖拉機底下。從此大鱸是兩個地方的冠軍。老楊，誰能勝他？他很久沒賽車了；自從他的腿患疾之後。

彭悲正在為老楊擔心。飛機場。跑道旁邊那條路，和跑道平行，它左邊是無底的淵崖。夜裏沒有半點燈光。情侶在路中心泊車幹好事，當然不亮車燈。而路面舖的是碎石。要一雙強而有力的腳——像大鱸的腳——才能將車把持穩定。

老楊。

老楊彷彿被夜風吹乾了面部。彭悲坐在車頂上凝視老楊。忽然他發現自己從來沒有那麼關心過老楊。可是老楊甚至都不會回過頭來看彭悲一眼。

一賭五。大鱸勝定了。賭注已達到一萬三千多。買老楊的只有一千六。

泰倫斯站在兩架二衝程引擎車子中間：「途中兩手可以不擇手段將對方擊倒；途中障礙物自理；途徑不能奉告，全長五哩半，先回到起點者，便是勝利者。——開始：一——二——三——」泰倫斯跳向一旁。

兩個紅點遞速向黑暗裏衝去。時而接近，時而分開。……………

泰倫斯走過來，向車頂上的彭悲「嘿」一聲，壓低聲調：「老楊勝定了。」
彭悲怔住。

泰倫斯粗魯爬上車頂，在彭悲耳根說：「我們在途上作了手脚。」他用舌頭舔一舔唇，大膽沒來路途上作賽前檢查，三哩外的日本橋不見了。」

彭悲靜滅。

「到了那兒，老楊會故意落後，他要等大膽飛下河谷的神情。」

彭悲望住泰倫斯：「爲甚麼？」老楊一向是靠自己的技巧取勝的，這個大膽，雖然他兇殘，但他靠功夫。

「老楊要爲馬寶報仇。」

彭悲跳下車頂。泰倫斯也跳下來。「怎麼了？」

「看！」彭悲一指！「有人來了。」

許多光點由黑暗裏移來，隱隱約約聽到有人恐呼聲。更近；有人喊：「救命！」

「走！」彭悲鑽進車子。泰倫斯也上了車。

他們和來人接近，許多看賽車賭錢的人也紛紛跟上來湊熱鬧。

「甚麼事。」泰倫斯伸頭出窗外：「發生甚麼事？」

「我們——」那人氣喘如牛：「有人撞車，撞上我們泊着的車……兩架，兩架電單車都飛下懸崖下去了。」那人再一頓，「看，我們有人受傷了。」

的確有人血流如注。

彭悲把車駛向黑暗。泰倫斯拉住他的車：「不！沒有用的，掉下去就等於完了。」

「去給老楊收屍。」彭悲悲哀地說。

「屁。」泰倫斯罵：「那麼誰來替我們收屍？」

在回路，賭錢的人紛紛擋住去路，「我們的錢呢？」有的甚至伸手進車來抓住泰倫斯的衣口。

泰倫斯忙往褲袋裏抓出一把鈔票，一面叫喊：「不要急，都在這裏。」便有人來搶鈔票。

「扔出去。」彭悲說，之後猛踏油門。撞倒了幾個人。然後人群在黑暗裏搶那疊一萬多元的鈔票。

彭悲讓泰倫斯下車取了他自己的車子，便兀自離開。

彭悲感到一陣失落。

老楊死了。或者以後再也聽不到有人提賽車了。或者老楊和大嬾的手下敗將又捲土重來。畢竟，在他們的樂園裏要知道誰是最好的。

可是彭悲想到老楊，原來老楊並不是一個靠自己的人。他爲了報仇，就忘了自己的能力。馬寶和老楊是甚麼關係？拜把兄弟，要不就是同性戀吧？

於是彭悲想到安敏。安敏是個男孩子的名字，一個蒼白而行將就木那種病態的神情。

彭悲想到安敏就一陣子的歉意。安敏此刻在哪裏呢？還在神經病院裏麼？自從那一次他自殺不遂後，彭悲去醫院探望他後就只見到他一次。

那一次彭悲到醫院去，安敏只是躺在病床上默默望着彭悲流淚，不再像以前一見到彭悲就拉手拉腳那麼親熱。

安敏的父親還說：「真謝謝你來看他。這孩子，從小就有很重的自卑感。」安敏對彭悲拉手拉腳，彭悲必定將他柔若無骨的手摔掉，「你不認爲別人會說我們同性戀嘛？」

安敏一時臉色蒼白。

一晚安敏去彭悲的家，夜了不回，便和彭悲同床而睡。彭悲殺了自己也不明白爲甚麼會留安敏在自己家過夜。大概怕送安敏回家時自己會在半路被他叉掉吧。

於是彭悲睡到半夜，被一陣麻癢的感覺驚醒，赫然是安敏在撫吻自己。彭悲怔住。安敏見彭悲醒來，他呆愕半晌，失聲哭起來：「不，不，彭悲，我不是有意的，我——情不自禁。」

彭悲坐起來，怒火燃至手掌，使勁擱了過去。安敏就匍倒進彭悲的懷裏，像一個少女向情人哭訴般。

彭悲再也按捺不住忌憤，將安敏壓在床上，用枕頭將他的頭蓋住，然後把他的褲頭扯下來。

幾天安敏都憂憂不樂地避開彭悲。

彭悲想：「安敏，若你是個女孩子，那一晚你便成了我的老婆了。」

然後安敏自殺。

彭悲去探院後幾天，在街上沒人時和艾薇拉親嘴。卻沒想到安敏從一角閃出來。三個人怔住。

安敏用華語說：「我跟踪了你幾天，我必須向你坦白，」彭悲望住莫名其妙的艾薇拉。「我早已愛上了你。那一晚，我想我已有了你的孩子。」

彭悲忍不住跑到溝渠去嘔吐起來。而艾薇拉卻驚呼起來。彭悲回身，見安敏手執利刀向他刺來。可是彭悲是黑帶一段，他一起腳便將安敏的刀子踢掉。

艾薇拉向走來的路人呼救：「他想殺他，他想殺他。」

艾薇拉靠在彭悲的身邊，像那次安敏被押入神經院後，像安適頹沮的彭悲一般。兩個人都不大說話，任由艾薇拉放的音樂在飄揚。

「你真的要去？」艾薇拉問。

彭悲點點頭：「本來想改變主意的，但今晚——我不知道該怎麼樣去領略。」他按一下兩頰，「瑪麗蓮會不會像安敏那樣去自殺呢？」

「那麼，你現在去對她說你要娶她爲妻。」

「不，她因爲我不是第一次，大概恨透我？而且，我並不想負這個責任；是她主動的。我是正常的男人。遲早她都會被我X掉的。」

艾薇拉將臉貼在彭悲的臉，十隻尖尖的手指在脫他的紅色襯。

「我爲甚麼會穿紅色？」彭悲問：「瑪麗蓮在我車後座的血是這種紅；安敏受創時滴在我床褥上的血色是這樣的顏色。……我想老楊死時流出來的血也一定是這種顏色。」

艾薇拉正在動手爲自己脫衣裳：「我『生病』時流的血也是這種顏色。」

彭悲想到甚麼，站起來。

艾薇拉怔住。「怎麼？」

「骯髒！骯髒！」彭悲沒由來暴躁起來。「我怎麼會對安敏和瑪麗蓮做出這種事？卑鄙！」他隨手撈起几上的花瓶，扔向玻璃門，兩者破碎了。艾薇拉縮在一邊。

彭悲感到自己的意識像一座火山，他看到艾薇拉的屋子在顛巍搖震。艾薇拉在地顛上張成大字形，像一個極其艷媚的女巫在向他尖笑：「來呀，躲進我的窟裏，你絕對可以永遠不想離開這安全的地方。」

血。安敏受創時的血。彭悲把安敏的臉按在床上，又用枕頭壓住他的頭，然後拉開他的褲頭。安敏在枕頭下哀求：「不，不！你弄疼了我。」然後一陣撕裂的叫喊。艾薇拉咬着唇，鼻尖冒着汗，彭悲伏在她香柔的身上。他感到瑪麗蓮那股處女的氣息在一點一滴地消失，一陣煥熱由他的小腹下傳至心腔。像老楊掉下深崖時火焰在熊熊燃燒的那種熱度。血像河水般湧流過來，彭悲在奪力奔跳。但艾薇拉的四肢緊緊地纏住了他。

彭悲在黑暗裏失聲痛哭起來。

艾薇拉坐起身來，光在她赤裸的肌膚上遊戲。「你感到如何？」

「恐怖。」彭悲擁住她：「這骯髒的一夜。」

彭悲走下車。慢慢用鎖匙開了開。看看客廳裏的大鐘：三時半。他蹣上樓梯。

這骯髒的一夜。

天亮後，七點半，他便登上飛機到那小鎮去。

於是在他黑暗裏回過身，廳裏的每一件東西忽然都燦亮起來。彭悲坐在樓梯口，彷彿他妹妹又在鋼琴旁彈琴，他淺笑。他曾經站在妹妹的琴右角，注視她半刻，不禁說：「你真是個小天使。你知道嘍，我不學無術，做流氓，但我會像爸媽一樣呵護妳。」他想着微笑起來。這個妹妹，才滿十七歲，唸完F5，她的男朋友在F6，正登對。可是彭悲不喜歡他穿油脂裝及帶他妹妹去的土高格。

彭悲想，還有兩個小時半就天亮了，誰送機呢？也許他離開時大家都未睡醒。

半晌他站起來，走上樓去。

走過妹妹的房間，他聽到妹妹低沉的呻吟和另一個喘息聲。他夏住腳步，毛孔矗直。

妹妹的聲音：「不，彼得，痛——」

「我——」她的男朋友猴急的喘息聲。

彭悲完全怔住。驟然，安敏在他腦海裏喊：「不，彭悲，痛——」接着瑪麗蓮咬住唇：「不，彭悲，痛——」然後他看到血。血血血血血血血血血血血血血血血血……彭悲再也忍不住，用力把房門踢，看見彼得赤裸裸地騎在妹妹那尚未完全發育的身體上。

「你這狗娘養的！」他一個箭步衝上前，將彼得扳下床腳去。他妹妹痛苦地咬着唇冒着汗。

彭悲望一望床上。

血。

「你這狗娘養的。」

彼得狼狽不堪，被彭悲重重一拳擊中。

「不！」妹妹叫。

「不，彭悲，痛。」

安敏說。

瑪麗蓮說。

妹妹說。

「我殺了你！」彭悲抓起一件東西往彼得的頭頂罩下。

彼得沒命往門口爬出去。

彭悲追出去。

兩個人滾下樓梯。

彭悲抓起彼得，握住了他黑帶一段的拳頭。但被彼得起腳踢中下跨，彭悲痛得眼淚都流了出來。

彼得又再逃。

彭悲忍痛追上去，靠近彼得，才發現自己的心口正迎着彼得抖顫的手握著的水菓刀。

彭悲甚麼可以聽到水果刀刺入心房時的那一聲溫和的「噠」。然後他感到血失去控制地由心房往體外流逆。

血。

墮落者

歐陽香站在門口向屋子內看了許久，屋子裏簡單、空蕩，只有幾架畫架，沒有同學在作畫，大概都在房子裏吵鬧和睡覺。這間房子由同學合租同住的，把客廳當成大家共用的畫室。每天吵，每天鬧，甚至敲擊，所以屋子裏沒有椅子，偶而有一二張椅子可以坐，非要小心不可，否則非有超現實的能力不可，方不致跌個結實。現在屋子裏已經黑暗，沒有人開燈，黑暗逐漸籠罩在牆上和畫上，還有廢紙和顏色錫管，現在卻忽然變得陌生，但又感到親切。她已許多天沒回來。

歐陽香倚在門口許久。端詳屋子裏許久，久久沒有動靜，只有屋子後半部的房間傳來尖叫或笑聲，捶打桌子，她知道，那群男同學又朝街上的行人呼叫，甚至那一排窗口的百葉玻璃窗上的玻璃也被拆下來，窗口成了空空洞洞的窗口，只要人坐在窗旁的桌子上，人一下子就暴露在這路人的眼中。他們或許會赤着身體坐在桌子上，懷抱吉他自彈自唱，或來個衆人排排坐在桌子上對着吹大風的大口窗大合唱，那口窗，她有一次深夜裏走過建築物，抬頭望到這口窗，空空洞洞，深遽地迷漫着青春和孤獨者影子，跟這畫室一樣，或許等一下子，這畫室又瘋瘋狂狂起來，不是大罵美術史學家就是大唱流行歌曲，甚至唱聖歌，說鬼故事。偶

而吹陣涼風，也大驚小怪，禱告，快點禱告，都是一群鬧笑話的寶貝。虔誠的阿誠非常欣賞他們。

偶而風不知從哪裏吹來，有時是從背後建築物屋頂上或從畫室的窗口，也是沒有玻璃的窗口吹進來，呼，架上的畫被吹落，還沒有乾的油彩沾到滿地，牆上更不用說了。都是傑作。歐陽香搬進來畫畫已兩個星期，租這屋樓時，不知那一位天才把這屋樓分為東西廂，向東有朝陽的讓給女同學，西廂的就由男同學佔領了。在女生這前方有一個沒有窗的小房，是前屋主貯藏室，現在被少爺們改為暗房，每天都有人出進進，也成了鬼故事發生的天堂，據說有許多人死在這座建築物裏……：……：那只是一部野史的傳說，但，鬼的故事卻深深重重地乘載在大家的心中，他們說這房子的鬼都集中在暗房中，所以沖洗照片時總是三四人聚在這房中，只有歐陽香一個人常在半夜裏還留在暗房中沖洗她的照片作品，這些照片時常當作報章生活版稿件投寄。所以男同學都對她另眼相看。有一次她在半夜裏出現在暗房門口，把睦鄰守夜回來的阿誠嚇得尖叫。以後男同學在那兒沖洗造愛相片，歐陽香不再一個人躲在裏面，偶然發現浸洗槽裏露出那些妖精，歐陽香宣佈有男人在身邊就不喧張了，男同學只好小心的處理這些造愛照片。工作一完，領了錢又胡鬧起來，買東西，煮牛肉咖喱請女同學吃，他們表示這是贖罪。那是以前的事。只有歐陽香不參加他們的葬禮，獨自一人躲在另一間和暗房一樣的房子裏。

另一間房間，在男生房間的前面，也是沒有窗口，男生都不要睡在這裏。歐陽香來了，她一口要定這間斗室，她鍾意這房間，沒有人知道原因，她原有一間和學友同租的房間，只在有空的時候才來這裏，躲在這斗室裏畫畫，有時候連續幾天，有時幾天都不來，她來了，大家反而覺得不安，因為他們所說的收妖屋已有人性，她不來大家更不安，每天都鬼鬼祟祟地向室內探視。但有時卻瘋狂似地在室內胡鬧，歐陽香厭惡他們走後的場面，她回來就要收拾一番。倒是在牆角的畫沒有動過的痕跡，她喜歡這點，並且表示過。阿誠說這是他們虔誠底道德。歐陽香無奈地笑笑。

這裏是四樓，歐陽香總覺得奇怪，為甚麼上四樓的梯子老是沿着牆壁建上來，沒有轉折或迴旋的可能，似乎是一道筆直的天梯。站在四樓向下望，只能看到一道光在底下的門口暴

茫，茫光逐漸地在四樓這裏無力無氣，只有從屋內射出的燈光才補助得了外來的虛弱。她站在門口，時常這樣子地站在門口向屋內看看，回頭看看下落的光芒，有一段梯子黑暗不堪，外面上來的人常和下樓人撞上，她無法瞭解爲甚麼梯子的上空不懸一盞燈，那上空的確空得驚人，窄長直聳的空間，渾濁着黑暗；不知有多少的精髓在那黑夜擺盪。她會畫了這裏的現象，在深暗裏，她畫她的童年、墳和她想像中的莫名。她畫梯的上空步下巨大的腳底，在深色中試圖尋找梯與人之間的分別，結果一無所有，反而加深她緊張的眼神，像孔雀羽上的眼神，來自古老和神秘的古國，一道深遠的古墳，埋葬的卻是她活生生的自己，她老覺得她自己在那古國中孤獨，就好像她在聖歌聲中成了局外人，她覺得好笑，畫畫的人不是痴迷於顏色而迷信於不會捉摸到的神話。這梯幾乎成了登上極樂的痕迹。

她坐在登五樓的梯級上，一切都暗下來，她聽到阿誠在喊大家去吃晚餐，叭叭地奔跑，有人連跑帶跳向這兒衝來，有人喊開燈，太暗看不清楚。有人說開亮了燈藝術的魔鬼不來的。於是第一個衝出門口的是阿誠，接着叫起來，帶着萬分恐懼，一下子所有的聲音都啞了，無聲息，歐陽香站在阿誠的面前，在門口，真好笑，歐陽香微笑着走進屋裏。

妳想嚇死人呀。阿誠喊了起來。

誰叫你這麼膽小。

簡直是魔鬼。

你這上帝的兒子不過如此。應該大無畏才行。

妳以爲妳是甚麼。

我……不知道。

人家叫妳多眼的母孔雀。

不會出典於聖經吧。

歐陽香瞪着阿誠，這簡直想不到的外號，她還以爲她是古國的孔雀，神經地張屏，接觸到無關緊要的事物，現在才知道自己口中的孔雀變成多眼的母孔雀，她看到圍着她的男同學們大笑，只好朝自己的斗室走。

喂！等一下。

歐陽香知道纏下去不是這群人的對手，他們不講理由只取鬧。她轉身看他們。聽說妳要去法國是不是。

誰告訴你，還是夢見吧。除非已莫爲。

歐陽香不理睬他們。走進斗室隨手把門關上。斗室暗得不見一切。門外的阿誠跟着對門大喊。

慶年來找過妳。

他來了。歐陽香立即把門打開，阿誠和大家在門口露出揶揄的嘴臉。

他走了。阿誠不在乎地說。

他——走了。大家像合唱似地隨聲唱。

他下午只來幾小時就走了。

他說甚麼嗎？

歐陽香失望地說。

他沒說甚麼就走了。就走了。

阿誠說完，後面的人隨聲應道，就走了，就走了。

歐陽香憤怒地呼然關門。

你要聽故事，等我們吃飽後才回來分析。

歐陽香心怡笑了笑，發覺自己笑得好笑，她像被戲弄似的。她聽到門外有人說我餓死啦，大家一哄而散。她開亮燈，斗室倒是老樣子，沒有被弄得一團糟，上次安置的桌子還在，一張椅子在牆角那邊，這幾天他們大概沒進來。她把椅子拉過來，坐在桌旁，覺得疲乏，慶年來過，真不巧。爲甚麼會出現在這裏呢！他們又怎麼知道自己有意出國，真糟糕，她覺得煩人，自己做事從不多露口聲，慶年來也不錯，希望他能提一些意見。但又不希望有他存在，上次去找他，那是一段謊言，她不想自己承認那是她自己做過的事。不承認那是爲了他而南下麻坡，她老是告訴自己那是一種經驗。

她坐下來。

室裏很明亮，只是有點煩熱，她再站起來打開門。稍微有點風息吹進來，涼意總會來的，她想起那個神經兮兮的士傑曾經似唱非唱地在門口反復地說。涼意總是會來的。城市的氣溫時常都在氣惱的頂點上，更使人易於暴躁，同學們都有這種莫名的論調，於是大家時常借題發揮，使吵鬧的聲音更加惱人。倒是這間斗室裏，他們吵鬧，不知怎地，除了他們對這斗室的封號之外，這房間似乎是他們在趕畫時的修心養性之地，一旦急於要交作品時，他們就會一人或兩人深鎖在裏面，只有三餐時間之外，都沉緬在室裏的畫布上。當有人在斗室裏面壁時，絕對不會有甚麼大震動在外面翻天覆地。

歐陽香坐回位子，沉默地望眼前彩色斑駁的牆壁。

顏色在牆上。知名的和無法提出名字的顏色。

無法再調配一次的顏色，很久以前點上去或剛塗上不久的。

多少張畫和多少人在這裏苦惱地摘彩。

慶年在這裏畫他和刻他連作的少女和水菓。

常玉在這兒苦悶地畫他的半枯半榮的盆栽。

阿誠每次很虔誠地跪下祈禱一番，然後畫他三大幅抽象畫，耶穌受難連作。

士傑更喜氣洋洋地畫他的漫畫，他表示漫畫使他得到抽煙和偶而喝啤酒的錢。

甚至歐陽香自己，她畫梯級和牆壁。

還有其他人在這裏開佈道會，講魔鬼和大談後巷小旅店門口妓女午夜故事。只是這些集會很少，只要有人在這兒冬眠，其他人就輕聲經過門口。歐陽香喜歡這點，大家都知道在室內冬眠的滋味。不予干擾。

歐陽香坐了一會，感到很無聊，她現在做甚麼事，她似乎忘記了。坐了一會，站起來走向牆壁，仔細地看牆壁上的顏色，然後又坐回椅子上。

她聳聳肩又坐下。

她搖搖頭又走向牆壁看顏色。

顏色。

她想秀拉的原作如何。韓湘寧的噴鎗如何。

點……點……點……點……點……點……

墮入色彩迷糊的陷阱。

慶年只主張黑白存在。他說黑白才是大氣勃然的世界。木刻的世界才能表達黑的浩氣，他喜愛棟方志功，不喜歡浮世繪，他影響她，使她更傾向黑灰色調，後來她才知道法國畢畫也利用灰黑作畫，顏色在他們之間變成觀察而已。因此大家把他們兩人拉在一起談、批評、諷刺，甚至攻擊。慶年走後，大家才停止這些話題，在以往只有慶年一人會爲自己和他本人的理論辯護，歐陽香老是坐在一旁比較和聽。

抽象畫在我們的時代環境，和我們的年紀氣候裏根本沒有一句真言。你們以那一種真情作畫，你們只是被強調過的理論的墮落者，具象遠比抽象更合適我們。

民藝就是文化的一部份，我們必須從民藝裏找尋我們藝術良心。

慶年的這種論調遭到攻擊。說他是陶匠出身的土土運動派。

製陶和木刻能夠幾千年不墮而你們的理論大師呢！

這一本『畫出來的真言』拿回床上背一背。

歐陽香在當晚一夜間讀完『畫出來的真言』。

畫出來的真言。

她想起就覺得好笑。

一些道聽途說的同學在動不動就滿口訴說他們的畫是畫出來的真言。

苦澀的滋味。

士傑形容這些人是一條繩子吊一隻死貓。

不知道誰在這本書的第二頁寫：狗性、無。大概是常玉所寫。

很久不會見到常玉，他時常神龍不見尾，失蹤小段日子又回來。聽說他在鬧戀愛又很窮。對於他可遇不可求。只有一次看過他大鬧睡房，把正在睡房裏集體禱告的同學轟出來。睡房不是教堂，床是睡覺的，做愛的，不是給你們跪在上面大吵大哭，你們根本就悲不出眼淚來，欺騙上帝。老子的床是給老子睡覺看書的。他手中揮動一本厚書，那些同學似乎吃了虧，悶聲不響地走出睡房。

以後再也看不到這些話劇了，歐陽香坐在椅子上自個兒笑起來。

很開心嗎，歐陽香。

歐陽香即刻回頭。門口站着常玉。

怎麼，不進來聊聊。

常玉走進斗室，他深邊的眼神看歐陽香，歐陽香目光和他接觸。

他走到室中間，看來他似乎有點茫然，掃一掃四面的牆壁，走到那一角把一張椅子拖拉過來，在歐陽香對面桌子坐下。

沒有改變。

去了哪兒。歐陽香問。

常玉沉默，歐陽香等待他回答。

常玉沒有回答，把手肘支在桌面，手掌搗着面孔一下子，移下，用姆指和食指揉雙體。

然後把雙指移上眼部揉動眼臉。把臉擱入掌中沉思。他發覺到歐陽香在看他，把手放下，對

她笑一笑，手指敲擊桌面。

近來生活好嗎？幾時回來的。

歐陽香感覺到他比以前更消瘦。

兩天了。

常玉站起來走動。

對了，慶年昨晚來過一夜就走。

你們又談到天亮。

沒有，他一來就躺下睡覺，好像很疲倦。

你瘦很多。歐陽香打斷話題。

他沒告訴我要去哪裏，不知道是要上泰國還是下星洲，我沒仔細聽他說，總之不是剛從

泰國回來就是剛要去泰國。

歐陽香沉默。

我很羨慕他，無憂無慮。

歐陽香沉默。

要去哪兒，褲袋裏沒錢搭順風車一面工作都行。

歐陽香沉默。

常玉站在室中間。

許久。

歐陽香看他，他忽然衝着她說。

我要離開這裏。

爲甚麼要離開這裏。

歐陽香料想不到，離開這裏的人都是她的朋友，慶年之後是常玉。

誰要離開這裏。

士傑在門口問。

喂，慶年早上離開。常玉接口回答。

可惜我下午才拿到稿費，不然請他喝啤酒。

請我們喝也可以呀！

歐陽香笑着說。

要不要抽煙。士傑拿出香煙。

歐陽香和常玉抽煙，常玉坐回椅子，士傑坐在桌子上，吞雲吐霧。

可惜慶年不在。士傑說。

他不在你也可以請我們喝啤酒。

好呀，我去買。

士傑與高采烈下樓，他的歌聲隱隱可聽到從梯間傳來。

歐陽香和常玉相顧而笑。

只有他是快樂天使。歐陽香說。

常玉搖搖頭，笑笑，抽他手縫間的香煙，隨即把大截香煙丟下，踏熄，似乎有點茫然。

歐陽香繼續抽剩餘的煙。情緒好像有點不安，常玉老是在她面前走動，他看看牆，又看

看歐陽香，再看看地上的煙蒂，一切都很不自在似的。接着他走到牆角，忽然把背向牆的畫倒轉過來，歐陽香吃一驚，她的畫已在眼前出現，把欲吐出的話吞回。她發覺常玉不在看畫而在看她，她只有自己的畫，常玉的眼光使她感到心慌，比看到慶年諷刺她的世界更心慌。慶年不斷地用語言使她安然地看他提出屬於她的一切，而常玉卻用無言對待屬於他眼前所看到的一切，除了他那神經質之外，有一種似乎已許諾或未許諾的定局出現似地，他用他底神經質幻想他的喜劇和悲劇，但背後到底是甚麼背景，沒有人知道，只知他不常到畫室上課，在畫上他單純的方向，這種表現出來的方向，使到歐陽香感覺不安。

常玉似乎很關心畫中的一切，他仔細地看每一個畫面的用處。

歐陽香被他的神情吸引，一面看常玉又看自己的畫，想在兩者之間誰引導誰。

但是，常玉只看一會，就把畫倒反回牆壁。

妳想畫甚麼，物落必沉的知覺嗎？

歐陽香難以回答，她看出常玉有一種蒼白。

如果有一件物體落下的時候，不管是翻落，推落或者打落，我想這種行爲不是出自它的意志，也不是出自它的知覺，而是由你立寫下定義。

我們在學甚麼呢？

我不知道。

美術。

大概是吧！

我想不是。

常玉又走回椅子坐下。等待歐陽香回答。

我們應該找出怎樣的思想。

怎麼樣。

找一點玩意兒佔一點地位。

人的興趣似乎很接近這點，但我老覺得不對勁。

你以爲怎樣。

從妳的畫來說，妳想站在中央，但是中央卻是一座挖空的深洞。很熟悉。

歐陽香抓一抓她的頭髮，感到有點癢。好像很有希望，深洞能夠容納一切。

可是我卻容納不下沒有表情的人。

因為有某種意念把一切希望當成目標，而不是手段。妳的意思是說……：

作一個另一方面的求索者。

我們還是去超級市場兜一兜。

做甚麼？

找小學課本讀一讀。

這似乎很重要。可是已經不是現在了。

要等到甚麼時候？

歐陽香覺得好笑，和常玉談話有時他顯得心不在焉，瑣碎和超離不定。有時候卻能期望到一些她會想過又不通，聽了又了解得很多的解釋，可是再想一想卻很不明白；胡塗自己。他們回來了。

有人走進畫室，有笑有說有唱歌，大概是阿誠他們。

那群女孩子去哪裏。歐陽香問。

不是去市場就是到艾美的家看電視錄影，大概都是這些，每次聽她們的話題都是這些。美術被忘記了。

繪畫哪會忘記的。阿誠在門口搭腔。

有時候會的。常玉接口說，把不重要的事強調的非常突出的人就會忘記本意。

阿誠看看歐陽香，又看常玉，把手支在門框上，微斜歪身體。

大家沉默一下，空氣裏好像有一股想像力在膨脹，等待劃分清楚，誰對誰錯，但歐陽香沒開口，常玉也沒開口，阿誠忍不住說話。

我覺得很奇怪，你們好像很失意，沒有方向。

你看情形怎辦？歐陽香改變一下坐姿。

我們必須要有一個信仰來啓發。

你是說哪一方面。常玉說，宗教的，哲學的，藝術的，還是社會，或者表現自己虔誠的個人主義。

阿誠顯得不高興。

難道老是在埋怨的人就有很好的主題。

至少他沒有忘記屬於他自己個人的本意，本身的主題。歐陽香說。

主題來了，主題來了。士傑在門口嚷，讓一讓。阿誠即刻側身讓他進入，士傑把手中的三瓶啤酒和花生放在桌上，再從褲袋拿出一包新買的香煙。

這就是稿費。他說。阿誠找幾個杯子來喝一杯。

我不喝，謝謝你，阿誠離開門口。回到前面畫室。

還是我去找杯子和瓶開。常玉說着走了。

阿誠在談宗教的聲音傳來。

士傑又坐在桌上。聽說你要走了。他對歐陽香說。

歐陽香笑了笑，拿起花生拆開袋子，把花生傾倒在桌子上。開始剝起花生來，不理睬士傑。士傑也抓一把花生，一面吃花生米，一面說話，歐陽香並不理睬他，讓他自說自話，話說多了，士傑變得單調，不斷的把花生米送入口中。

你知道常玉又離開嗎，歐陽香忽然衝着士傑說。

我知道他遲早會離開的。士傑停止剝花生。從桌子上跳下來。

到底還是你們早晚相處較為了解。

了解甚麼？可以同性戀嗎？

歐陽香笑了起來，注視士傑的一舉一動，以為他又要歡笑舞蹈一番，這一次卻估計錯誤，士傑顯得消沉。他轉過來對歐陽香攤攤手，只有這種無奈的表示，歐陽香很不喜歡他這種姿態，因為這是士傑苦惱時的舉動。

誰都會怕；你，慶年，常玉還有我。

你也要走。歐陽香驚愕地問。

妳也是，對嗎？

我不想在你面前撒謊，出國手續在辦理。

很好，祝妳順風。

謝謝你。士傑，別氣惱，我是硬着老子出錢，去那邊再打算。

到底女孩子較容易，撒嬌，出法子就行了，而我們非幹一幹不可。出國很難，除非大膽去借一筆逃債出國，有機票就溜之大吉。

害人不淺呀！歐陽香說。

煙酒和蕩婦，使你神魂顛倒，使你瘋狂，使你傾家蕩產，的確害人不淺，害人不淺。常玉的手中攜一疊紙杯，有錄音的收音機和錄音帶。這些都是大鼻子貢獻的，他說沖完涼就來湊熱鬧。

大鼻子的鼻子果然名不虛傳。歐陽香說。

只要不吹插就安寧。士傑說，否則戰爭就開始。

我看不把他當漫畫題材，他就不會對你戰爭。歐陽香說。

我拿到稿費請他吃一餐，就是向他答謝由他那兒得到新的靈感，倒是常在一起他就表現突出。可惜他不跟我幹同行。士傑嘻笑地說。幸虧他不幹，不然我多個競爭。

那時候他就滑稽不了，常玉一面把啤酒瓶蓋打開，泡沫溢出。士傑即忙接過手，把啤酒倒入紙杯，遞給歐陽香。歐陽香輕呷一口，她說，我只要這一杯。

嘩，一群墮落者，煙，酒，美女，還有一群自命不凡的人物。大鼻子高大的身體進來，隨手把士傑手中的一杯啤酒接過呷了一口。

聽到沒有，我們是一群墮落者。歐陽香朝着常玉說。

確切是墮落者，沒有開學，就業，還有……

常玉沒說完，士傑搶着說。

還不知道自己立足之地在何處，更不知文化，美術……大鼻子接口。

更沒有愛情與風流。

怎麼搞的，你們在相聲嗎，真含糊不清。

誰將來能領風騷，常玉望歐陽香說，我沒有希望，慶年的民藝論也同樣沒有好的成績，士傑就是畫漫畫，還有點希望。大鼻子只希望能接到工作就行，不然他說過要回甘榜，看來只有你能領點風騷。

你把我當成武俠故事？歐陽香搖搖頭說，我可不是一把名劍，能經歷各代人物。有時候我想像慶年所討論的去做，從民間的優良手工藝做起，靠它生活，然後再畫畫，從事想做的事。

理想很美，我們能像慶年那樣做嗎？不可能，大鼻子習慣性地摸摸他的鼻子，我們不像他會冶陶，從民藝立足，可是，現在他又怎樣，到處流浪，魂不守舍，似乎有很多難題困着他。

對於民藝，說起來容易，對我來說……士傑不願繼續說話。

大家都沉默地剝花生。

歐陽香一面望大家，一面開錄音機，猛然間一聲巨響，她急忙扭低音調，一種低吟的聲音，如呻吟似地播唱着歌，宛如故鄉的老人自訴青年時代的悲苦，誰是墾植誰發達，誰是貧窮下的落拓者，誰是富裕的佔有者，戰爭像紅燈，把人推下冰冷的寒氣裏，強有的人風揚得意，如今只好蹲在溢水的魚塘看游魚遠行，年青的人，像一陣風流，你不能談信仰，也不可領風騷，誰是今日的恃有人，誰就是在曠場上奔跑，你永遠想不到我們的孩童在教室裏爆滿，誰都看不到，綠燈亮的時候，行走的都是車輛……就是這一種聲調，使到大家都靜下來，不一會，士傑似乎不能忍受這種呻吟似的唱腔，伸手關了錄音機，歐陽香換上另一片錄音帶，還是同一個演唱者，她把聲音扭得更低，讓那種呻吟在空氣裏追逐每個人的想像或現實，沒有發洩，只好深埋在自體的暗處。

大家只剝花生，喝酒。歐陽香堅持只喝一杯，士傑再倒一杯給常玉，倒是他和大鼻子不斷地添。

這些歌是誰的。歐陽香問大鼻子。

阿基的。大鼻子說，他最近很可憐，被房東追房租。

他不是畫插圖嗎？士傑問。

畫插圖！不談這些，老闆真他媽的，作品交上去拿不到錢，你以為他像你這樣，在學校畫室吃風，家裏還寄點錢給你生活嗎？

學美術，學繪畫的下場。常玉說。

甚麼學美術，大家還不是一樣，開始的時候大家興緻勃勃，一年兩年三年，才發覺肚子不爭氣，發覺飢餓難挨，才想要做甚麼工，當畫家簡直活見鬼。大鼻子再為他的空杯子倒滿啤酒。阿基一出畫室，去廣告公司討工作，沒經驗不用。

比學徒不如。士傑把杯放下，跑出門去，轉身拉了兩張椅子回來，給大鼻子坐下。

喂，那張椅子要靠牆，不然你就演戲。大鼻子警告士傑。假如不學繪畫去當學徒不覺得受侮辱，可是阿基還是接受，去為那些大師洗筆，最後還不是忍無可忍，出來畫插圖。

我想這些都是小老闆們的傑作。歐陽香為大鼻子消消氣。

可是現在有多少大老闆，組織大公司，幹大企業，大鼻子滑稽地捏他的大鼻子。

但阿基總比在暗房裏洗色情照片好。歐陽香改變話題。

妳以為上次洗的那些做愛照片是阿基接的嗎？大鼻子說。

慶年曾經堅決的說那不是阿基接手的，他說阿基沒有一份交際。士傑望望常玉說，我覺得可疑，雖然是阿基沖洗，但不是阿基接手。

那是阿誠的一個朋友的。大鼻子憤憤的說，滿臉通紅。

你說甚麼，那個得救的朋友的。

喂，宗教和人格不可混亂，歐陽香提醒士傑。

得救是一種心理威脅。常玉在旁提出異議，他也滿臉通紅。

真想不到，我們墮落，還有人更墮落。

士傑乾杯，把最後一瓶啤酒打開，為大家斟上。他有點醉意。

歐陽香扭大錄音機的聲音。

大家各懷心事地沉默聽播出的呻吟之歌。

阿誠突然出現在門口，關小聲點，他在呻吟中突出他的聲音，看到桌上酒和花生殼狼藉，不滿於臉色。

歐陽香剛伸手要轉低音調，士傑猛然對阿誠狂喊。
色情的墮落者。

歐陽香沒有把音量轉低，他看到阿誠滿面怒氣，正在對她呼喝。
關小聲點。妳風流不夠嗎？

歐陽香猛地關掉錄音機。

常玉在旁邊冷冷地說，對小姐不能用風流，大概你有色情心理吧。
你們這是甚麼意思。阿誠怒氣沖沖。

阿基告訴我說，暗房裏有色情魔鬼。大鼻子應一聲。
你們別不清不白的含血噴人。

到底我們在談甚麼。歐陽香諷嘲地說，怎麼大家都怒氣沖天。

講得好聽，阿誠朝着歐陽香叫，歐陽香急忙扭開錄音機。聲音又陣呻吟。妳以為我不知
道妳近來不夠風流嗎？誰不知道妳煙酒不離手，大概被慶年拋了吧。

歐陽香又關掉錄音機，她鐵青着臉孔盯着阿誠。

又是風流，果然具有色情的色彩。常玉笑着搖頭。

你不是一頭很有道德的色狼嗎？

大家心裏明白。常玉不在乎掃大家一眼。

色情會變態的。士傑笑了。

大鼻子跟着笑說，變態的色情。

歐陽香拿起杯子。

我們爲魔鬼乾杯。

常玉、大鼻子、士傑拿起杯子朝阿誠示意，阿誠轉身離開。

大家只喝了一口，還沒放下杯子，阿誠又出現在門口對大家喊。

墮落者。

歐陽香接着對他回敬。

墮落者。

她想到她應該站在梯上的門口朝內喊才適合。

夜宴

葉生寫完預備見報的鳴謝啓事如釋負重的擲筆長嘆。他坐在會館入門旁的長桌後，高懸骨有幾條蚯蚓似的皺紋浮行其間，金框眼睛後面，更是沉鬱着某種茫然情緒，讓視綫煩燥地流離於靠牆堆滿的花籃。

這次陳頭家獲得拿督勳銜，設百席酒筵慶賀，勢必非常隆重與熱鬧。會館的寬敞大廳已擺滿桌椅，幾個女招待懶洋洋地佈置着筷子碗碟，低聲笑謔起各自的私事。

另有寥落的十幾位來賓，斜倚門前或圍住桌面，各自交頭接耳的啃花生聊風月。葉生把啓事摺進衣袋，將嘆息沉重地掉落眼前雪白的簽名書上，暗自咀咒起華裔的時間觀念。

許是整個軀體壓住木椅太久，他感到背部稍微酸痛，便伸個懶腰的推椅起身，跨出會館的大門，抬望眼便見到兩盞血紅的燈籠，攝伏在冷風的陰森中搖曳起來追逐虛無。

各地似乎同時流動着這股冷風，總是不管人們願不願意，潮水洶湧般掩來難受的寒氣刺骨，叫葉生不由縮起雙臂抖索了陣。

（葉生去年還是跑社團新聞的記者，時常加班赴一些宴會，回到家裏已經夜闌人靜。妻子停止瑣碎的裁縫工作，熄掉燈火躺在溫軟的床角，兩人疲憊地談水電費激烈的增加，房東難

看的臉色，豐拉摩多的供期近了，還要寄錢給家鄉的父母……猶如縫衣車齒輪達達的煩囂，重覆踏動得叫他聽了陣陣難受。

妻子眼裏流露出欲說還休的哀怨時，他也只有歉意地摸她纖細的腰，耳傍呢喃着模糊的憧憬。半夜輾轉難眠，他便在黑暗裏咬緊牙根，暗自發誓要為錢途鑽營。

於是他結識了有錢有勢，滿懷野心出來競選議員的陳頭家，並且辭掉記者職位，聚精會神的為陳頭家策劃競選。從準備講稿到聯絡感情都要包辦，此外還得時時為陳頭家的鈔票盤算。

雖然陳頭家連豆芽大的中文都不認識，幾個兒女送進英校求學，他只管理頭寫發揚華教的講稿，喊些堂而皇之的偉論，印刷精美，逢人就派。

不料對手卻偷了他們的宣傳單，漏夜將陳頭家的肖像貼在商店的招牌，與住家的大門上。次晨人們開門一看，紛紛憤怒得破口大罵：「幹您老媽的死人臉亂亂貼，擋住恁伯的風水，休想有郎會投汝一票！」

陳頭家連忙召開閉門會議，除了要沿戶解釋外，還由葉生找個外地人穿短褲，長襪皮鞋的來到洪水沖斷久未重建的鐵橋前。打開一張繪測圖，橋前裝模作樣的指點一番，神氣活現的像個外來的工程師。

接着當眾宣佈，只要投陳頭家一票，他保證替鎮裏重建一座堅固大橋，並且盡量為大家爭取其他的福利。事後陳頭家榮得眯着雙眼，哈哈地笑拍葉生肩頭，露出排金牙以福建腔的華語說：「只要恁伯競選成功——」

「一定在四哩半發展的建屋區，撥間排屋送給汝。陳某人講話算數，汝好好的替恁伯賣命就是了！」

「陳頭家到了沒有？」幾位紳士淑女傲然地跑進來問。葉生抖動瘦削的肩膀，強提起精神擠出笑臉，忙不迭地請他們入座。

葉生轉頭跟另外一位來賓握手。唯恐人家不懂他毅志似的緊緊用力握着說：「時間還早嘛，裏面有很多空位，千萬不好客氣呵！」

廳裏的來賓手持杯酒閒聊，其間有個粗壯男人大概是空肚前來，不耐煩地望着酥釘又摻肚脯，呱哩咕嚕的將酒一乾而盡，身邊的妻子又扯他衣角，埋怨他魯莽的失態。

牆上掛滿先賢長輩的玉照，從早期拓荒的甲必丹會長至今，黑白照都已呈黃漬了。兩個工人搬動樓梯，準備將陳頭家油光滿面的彩照也掛上。

葉生過去責備他們的延遲，又見廳裏來賓只有半數多，便皺起雙眉蹙着焦急的步伐出去，外邊夜空烏雲越湧越濃，低沉壓着好似暴雨欲來，兩隻石獅又蹲看殘缺的輝煌，守候眼前的喧嘩。

長街窄窄地伸向另一程站，車前燈流顫如梭，汽車引擎聲穿過他的焦急呼嘯而去，就是缺乏等候的登音移近。他望着自己瘦削或直線的孤獨身影發呆，覺察自己生命過程的荒謬，想要排遣這些思緒，又不能自己的強烈纏繞回來，彷彿自始至終都伏在記憶深處。

（偶而傳來雲吞麵的叫賣聲，與隔壁不甘寂寞的狗吠外，這間租賃的房間就恢復死水般的寂靜，葉生趁這段時間埋首趕完一篇演講稿，深吸口氣在心底激昂的朗誦兩遍，才稍微滿意的擱下來，背着手在室內踱步。

葉生接着停在一面掛在窗口鐵架的鏡子前，望着自己蒼白的臉色，蚯蚓般的皺紋出神，心底一個強烈不滿的聲音吶喊着，怎會如此未老先衰呢？

他頹然的跌坐原位，脫下金邊眼鏡，不停地搓着疲累的雙眼。再過兩個星期就是投票日了，他忙得近乎廢寢忘食，精神顯得萎靡不振，有時頭痛得厲害，連服兩粒阿斯匹靈也抑制不住的湧起。

他手上玩弄着一根瘦瘦的鉛筆，整個人陷入混亂的思緒，連妻子推開房門捧着熱騰騰的洋參湯進來也不知道。

「這幾天夠你累了，還是趁熱喝下這杯洋參湯提神吧。」妻子笑吟吟的將洋參湯放在桌前，體貼地依偎在身旁，翻開幾本隔壁借來的 *Beautiful Home*。

她見葉生沒有開口，便指着一張色彩繽紛的室內設計圖：「以後我們若是有了新家，客廳這樣佈置好不好看？」

葉生呷口洋參湯，不忍掃興的點點頭，接過那本書翻閱，她還在一旁喋喋不休地說：「我最喜歡用藤編織的傢俬，再種幾盆青翠的植物，看來就很有粗獷的田野風味。」

葉生只好再點頭，繼續翻閱得興緻提高，被書裏堂皇富麗的室內裝潢所吸引住，不由開始構思陳頭家送一間排屋，應該如何佈置的瑣碎細節了。

他想起那天在百貨公司見到的一張壁報，禁不住提高聲量地插嘴：「客廳的牆最好是油上深棕色，我要掛上一幅氣派雄偉的白馬奔騰圖——」

一輛金黃色的馬塞地房車在門前緊急煞住。陳頭家臃腫的軀體隨着車門的推開跨出。葉生企圖擺脫那些思緒似的搖搖滿頭髮，趕下石階去迎接，卻看到小吳阿諛奉承的臉也擠在陳頭家身旁，他的表情立刻變得很不自然。

葉生勉強擠出笑言說：「陳頭家現在才來呵，我等您等得很久了。」

陳頭家沒說甚麼，徐徐的抬頭環視廳裏一遍，陰霾便於臉上浮動密聚起來。側眼冷峻地問他：「汝到底搞甚麼鬼，只有這麼少人？」

「我發出的請帖都超過預算人數，那裏想到只有這麼少人出席。我看是——是天快要落雨的關係。是的，一定是這樣。今晚的氣候看來不太好——」葉生帶着口吃的急急辯護。

「放屁！佬伯是請人挑好日子，汝少講鳥話！」陳頭家發怒得還未踏進門便咆哮了。

「今晚是您的大好日子，千萬不要跟他這種人一般見識，你看記者也來了！」小吳笑眯着眼睛，指着幾個揹相機走來的報館記者。

陳頭家回頭與他們友善的寒暄一番，才齊齊步入亂閃閃的大廳。一位昔時同事臨走前訝異的與他們打招呼，小吳則在旁輕蔑地笑，那絲奚落隨着眼眉高挑，毫無掩飾地飛揚起來。

葉生難堪得不知要如何擺好站姿，週圍彷彿有許多嘲弄的眼光窺視。躊躇半響，也就推一推金邊眼鏡，頹然地尾隨步入。

大廳嘈雜的聲音塞滿燥熱空氣，葉生微皺雙眉的望向腕錶，透過擺動的頭顱間，看到陳頭家那襲金黃色布料閃閃發光，燈光下刺射着逼人的眩目，而小吳的媚笑還緊隨身旁。

葉生推開人群，推開糾集耳旁的恭賀祝語，擠過去詢問後宣告開席。陳頭家和另外幾位

社會聞人，推推讓讓的客套後坐下，自煙盒掏出根煙於唇邊銜上，他站在一旁便低腰爲陳頭家點火。

抬望眼時，見到對面鏡裏反映的自己，整個軀體竟彎成隻曬乾的蝦米，不由深爲自己看來沒有脊推骨而感到莫名的蒼涼。迅速站直身來，卻無意讓手肘輕微撞到陳頭家的腰部，抱歉聲中換來利刃般的冷眼。

（那晚葉生不知所措地放下帶來的花環，避開陳頭家漲得豬肝紅臉上的利刃眼光，胸膛好像被刺穿幾個窟窿的難受，從計票站裏陣陣歡聲中踉蹌退出。

葉生外套沒扣鈕的發動豐拉摩多，望着沒有止境的前路衝去。他的外套在夜風裏噹噹叫唱的抖着，打個寒噤地抓緊摩多車把，腳底的油門踏完，在路口來不及煞車的闖過紅燈。至郵局前沿着一排鬆白漆的油桶，拐彎駛進右邊寧靜的住宅區。

他停在屋前，褲裝摸索幾下，才發覺在計票站遺失了一串鎖匙，只好失魂落魄地敲門。妻子穿件淡黃睡袍來開門，一看是他急不及待的追問：「幹嘛這麼早回來！陳頭家中選了沒有？」

他無言地藉着室內燈光望向妻子，塗滿雪花膏的臉充滿期待。他有點氣惱的將妻子一推，大走向房內的床角時，將金框眼鏡一丟，再也抑制不住的以雙掌掩臉，縮起雙腿的乏力倒下。

妻子覺得有點不對勁，鎖門後跑進來，抓着他的膝蓋問：「葉生，到底怎麼樣了？」葉生痛苦的搖頭，十指緊緊地抓着散髮，選票單層排屋一群奔騰的白馬……思緒如團散開的綿球，絲線混亂不清的糾纏着。妻子不忍地攔住他，雙眼也湧出晶瑩的淚珠：「葉生，不要這個樣子不要這樣——」

「各位先生女士，現在讓我請拿督爲大家講兩句話，請大家以熱烈的掌聲歡迎——」小吳緊抓麥克風充當司儀，又小丑似的雙手垂彎，做出邀女伴共舞的醜態。

陳頭家在掌聲中站起來，雙眼發益着得意神采，露出那兩排金牙呵呵的故作文雅地說：

「各位親愛的同胞，小弟非常榮幸獲得封爲拿督，難得你們今晚這麼給臉來參加，實在不好意思——」

陳頭家講得越發興奮，喉咳上下滾動，嗡嗡的聲音在葉生來說，那是無形的精神束縛。陳頭家落選還是有辦法的人，他雖然保住祕書職位，卻淪爲大家腳下的皮球。進身之階，舒適日子，潛意識裏再嗡嗡跳動起來。

大廳裏張張各式各樣的興奮嘴臉，有的擠出膜拜神明似的虔誠傾聽，相機的鎂光燈則閃個不停，努力搜索着陳頭家滿臉油光的臉龐。

葉生極不自在的坐着，只覺得有種隔膜滋長在他與衆人間，彷彿大廳裏不該有他的容身之處，風扇又搖搖欲墜的無力打轉，看樣子是無法抗拒廳裏的悶熱空氣了。

哄然的掌聲又於葉生的耳旁噼噼啪啪地響起來。衆人高舉酒杯站起，向方致詞完畢的陳頭家，舉出普天同慶的歡欣。葉生也只得舉起酒杯，晶瑩的冰塊與琥珀色液體間撞擊，光滑的杯面反映出衆人的酩酊。

飲勝！飲——勝！他仰頭傾飲而盡，辛辣的酒精在他喉間燙起熱熱的暈眩。廚師們預備好上菜了，大盤的有清蒸鯧魚與紅燒乳鴿，香味都隨着熱氣裊裊飄昇。

「嘿嘿，你媽的貪吃鬼小心燙壞舌頭！」

「哎呀，不吃白不吃，難道你還要等滿漢全席不成？」

海裏游動的生命，巢裏啾啾的生命，都於碗碟興奮擊起的聲音裏，被啄食着身後的死屍。衆聲喧嘩，葉生只覺酒意湧起，腸胃的菜餚全要嘔出來。

他脫下金框眼睛，按捺不住的推開椅子，不理會衆多驚訝與厭惡的視線，跌撞的快步走向敞開大門。傳統門神身穿鐵甲手持長戟地緊貼於左右門板，他瑟縮着身從兩者的怒目圓瞪間跨了出來，微弱的聲音，也給廳裏飯食笑嚷聲掩沒。

葉生呆立在寒冷的街道，燈籠仍在風中追逐虛無，石獅仍在守候眼睛喧嘩，車前燈流顛如梭。他只覺得一種倦意漸漸地流遍全身。

抬望眼，預料中的大雨並沒有落下，冷冷月色自烏雲後突破而出，在廣闊夜空裏流瀉滿光藍藍澄澄黃黃的匯流入他的眼瞳。

*七五·五·三稿於馬六甲/八〇·六·廿四重寫於八打靈

書評二一篇

評『唐代文學論著集目』

唐代文學論著集目，羅聯添編。台北：學生書局，一九七九。〈三三加一三三頁加索引二五頁。

早在公元前廿六年到六年之間，劉向就編成我們所知的中國最早的一本書目「別錄」。但歷代的書目並不是特地爲了便利學者治學而編的。更正確的說，清末以前的中國書目，其編作動機大體上是根源於一種歷史感，目的在於蒐集和保存史料。從「隋書經籍志」一直到「明史藝文志」，目錄譜牒類在傳統主流的四部份類制中，毫無例外的都歸入「史」部，可爲佐證。歷朝正史藝文志、官修館閣書目（如「文淵閣書目」）及私家藏書目（如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不外乎是清點圖書的結果和副產品，等於是藏書或存書的清單。至於朱彝尊的「經義考」、智旭的「閱藏知津」等專科目錄，原本是作者在他們那一特定範圍內的考證和讀書筆記，雖然我們現在常常把這兩種著作拿來當作解題書目使用。

中國第一本專為學者治學尋書方便而作的書目，可能要算張之洞的『書目答問』（張序於一八七五年；此書實際上靠繆荃孫編成，范希曾在一九二〇年代有所「補正」）。民國以來，我們才有許多應付學者治學需要的書目，但這方面的工作仍然相當緩慢。譬如，我們至今還沒有一套可以跟『劍橋英國文學書目』（*Cambridge Bibliography of English Literature*）媲美的中國文學書目。

從這整個中國目錄學史上看，羅聯添教授的『唐代文學論著集目』無疑是座里程碑：它是第一本唐代文學的論著書目。羅教授以一人之力，完成這件為其他學者服務的工作，這是所有治唐代文學者應該感謝的。今後也許我們可以步羅教授的後塵，替中國各朝代的文學都編一本類似的書目。宋、明、清這三代的文學論著，特別殷切需要一本此類書目，否則學者得一冊一冊的去翻查每年一本的『東洋學文獻類目』等類目錄，耗費不少時間。

『唐代文學論著集目』的一大特色，在於它是一本國際性的書目，包含中、日、韓及歐美學者的論著。這裏所列的資料，恐怕有至少三分之一以上是在這兒圖書館無法找到的。正因為無法找到，羅教授的這本書目更有其價值：它至少讓這裏的學者曉得國外有那些研究資料的存在，曉得國外學者在唐代文學方面有過那些研究成果，從而打破歷來常有的隔閡現象。這本重要的工具書該是治唐代文學者手頭必備的。

基本上，正如書名所標明的，本書目所列的是「論著」，包括專書及單篇論文，總共三〇六八條，網羅近七十多年來中外學者的研究成果。換言之，這裏不列唐代作家的詩文集等第一手的資料。但值得注意的是，近人校註的詩文集，有時會破例的在此出現，例如高步瀛選註的『唐宋文學要』及『唐宋詩學要』、鴛湖散人的『唐詩三百首集釋』、游信利的『孟浩然集箋注』、林茂雄的『岑嘉州詩校注』等。但此種第一資料的取捨，似有彈性。譬如，我們找不到馬通伯（其昶）的『韓昌黎文集校註』（一九五七）及葉慈奇校註的『李賀詩集』（一九五九）等書。也許這一類的論著書目，也可列入各家詩文集中最佳的一兩種本子。此外，本書目有時列唐代作家的外文譯本，但有時又不列，如 J.D. Erodshan 的李賀歌詩英譯 *The Poems of Li Ho* (Oxford, 1970) 等等即未列。

本書目所列的中、日、韓文論著，相當齊備，不過西文部份未能充分反映歐美漢學家的

貢獻。Edward Schater 論唐代文學的兩本專書 *The Vermilion Bird* 和 *The Divine Woman* 及多篇論文，顯著的不在。但我們亦無須引以為憾，因為西方漢學界本身所編的書目，已足夠滿足學者的需要。除了羅教授在「引用文獻」中所列的 Cordier、袁同禮等家之外，我們還有 *Revue bibliographique de sinologie*。順此一提，錢存訓最近編了一本非常有用的工具書：*China: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Bibliographies* (Boston: G. K. Hall, 1978)。

這本書目的書目不但列了西方漢學界所有必要的書目，也列中、日文書目。

本書目缺少「互見」體例。「牛僧孺」及「沈亞之」條下都只列了各一種論著（二二七五條及二二八四條）。事實上，本書還列了不少關於牛僧孺及沈亞之的資料，但都因涉及傳奇小說而歸到傳奇部份去。「互見」體例該是使用本書目的人所歡迎的。

本集目偶而有些微小的錯誤。〇一八七條「從唐代傳奇小說看當時的社會問題」及〇三四一條內山知也的「本事詩校勘記」，都歸在通論部份，似應改歸傳奇小說。〇一八〇條「杜甫的社會思想」，似應歸入杜甫部份。一二一四條「杜詩引得」跟一三九〇條 *A Concurrence to the Poet [sic] of Tu Fu*，實際上是同一本書的中英文書名。一四六七條周誠真的「李賀論」，出版資料只註明「文星書店」；完整資料應作「香港，文藝書屋，一九七二」。又此書是批評著作，目的在重估李賀的成就，歸入「傳記」類似乎不當。一七四〇條「李鎮淮」應作「季鎮淮」；「人民大學學報」應作「北京大學學報（人文科學）」。二七六二條「唐人小說文獻目錄」應歸入恰當部份。二九六三條太田長夫（「長」應作「辰」）的「敦煌文學研究」，實即「引用文獻」第十七條的「敦煌文學研究書目」；又此十七條的「神戶外文論叢」，「外文」應作「外大」。三〇〇一條根本誠的「中國文學の二特徵」，只列了上篇，此文還有下篇，發表在「東洋文學研究」，十五號（一九六七年三月），頁三八—四九。「引用文獻」第十六及十七條的兩種敦煌文學書目，都嫌過時。最近的一本是金岡照光編，「敦煌出土文學文獻分類目錄附解說」（東京，東洋文庫敦煌文獻研究委員會，一九七二）。但這些微小的毛病實在無損於本書目的價值及用處。圖書館人員亦可用作購書指南。

妙善傳說的兩種新資料

——評杜德橋『妙善傳說』

The Legend of Miaoshan. By Glen Dudbridge. London: Ithaca Press
(Oxford Oriental Monographs No. 1), 1978. 128 pp. Appendix, List of
Works Cited, Index.

杜德橋這本書——第一本研究妙善傳說的專書——自一九七八年出版以來，至少已有兩人寫過英文書評①。中文書評似尚未見。本文目的主要在介紹兩種前未為人注意的資料，略加考證，而不擬全面評估杜德橋此書。這兩種資料涉及杜德橋書中的第二及第三章，對於他在討論妙善傳說起源及其演變時的若干疑問，或可提出解答。

一、大悲菩薩傳

研究妙善傳說的現代學者，從朱弁（卒於一一四八）『曲洧舊聞』中的一條記載，都曉得蔣之奇（一〇三一——一一〇四）晚年知汝州時，曾經「用香山僧懷畫之請，取唐律師弟子義常所書天神言大悲之事，潤色爲傳。載過去國莊王，不知是何國王，有三女。最幼者名妙善，施手眼救父疾。」②蔣之奇「潤色」的這篇「傳」，是我們目前所知最早記載妙善公主如何變成觀音菩薩的一篇文章。從撰作的年代上看，它早於宋僧祖琇在『隆興佛教編年通論』（成書於一一六四）所記載的妙善傳說③。

杜德橋對妙善觀音研究的一大貢獻，就是他在「一七九七年刊印的一本『寶豐縣志』」中，找到蔣之奇此「傳」所附的一篇「贊」④。由此我們才曉得此「傳」叫「大悲菩薩傳」，於一一〇〇年初次刻在河南寶豐香山寺的一塊石碑上。但可惜『寶豐縣志』的纂修者，卻註明「碑文不錄錄贊」⑤。所謂「碑文」即此「傳」。換言之，現代學者極需要的這篇文獻，看

來是失傳了。杜德橋對此也感到惋惜。他寫道：「此碑文似乎並未保存於他處，因此也就不可得。」（頁十四）但蔣之奇的「贊」仍然非常具史料價值。杜德橋此書的第二及第三章，便充分利用這篇「贊」，配合朱弁、祖琇及覺連在「銷釋金剛科儀會要註解」⑥中的記載，重建那篇「失傳」的「大悲菩薩傳」的故事概況，藉以討論妙善傳說的誕生及這傳說在十六世紀之前的演變情況。

事實上，「大悲菩薩傳」並沒有失傳。此碑的碑文先後錄於至少三種石刻史料中：阮元（一七六四——一八四九）的『兩浙金石志』、杜春生（活躍於一八三〇年）的『越中金石記』，以及陸增祥（一八三三——一八九九）的遺著『八瓊室金石補正』⑦。陸本較晚出，對此碑的考證也較阮本及杜本詳細。在這三家錄本中，此碑稱為「大悲成道傳」（陸本補一「贊」字）⑧。同時，三家過錄的碑文，都標明「前缺」，即缺故事開始的一部份。儘管如此，它仍然是至今為止我們所能找到的最早一篇記載妙善傳說的文獻。更可貴的是，此傳以傳奇小說的形式寫成，細節更豐富，也包含較多的對白。就敘事技巧和人物描寫而言，它比祖琇及覺連等佛書中的平實記載，生動的多。

令人驚喜的是，除了以上三家的過錄，此碑還有拓片傳世，現藏南港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編號〇二二〇二。拓片長一六四公分，寬一一〇公分，已裝裱為一大幅。它不但讓我們得以對校三家過錄的碑文⑨，更讓我們得以欣賞這塊在妙善傳說上佔「催生」地位的石碑的碑文書法真跡。很可惜，拓片來自「浙江會稽」，跟三家過錄的來源一樣，缺前面一部份。但它保留了石碑的真跡大小原貌。從這幅拓片，我們才知道三家所謂「前缺」，並非指此碑斷裂殘缺。從拓片看來，石碑本身相當完整，方方正正，除了若干字跡磨損之外，沒有截角斷裂痕跡。「前缺」部份，缺得很整齊。這表示碑文原本刻在兩塊石碑上，再併成一大塊，左右並立在一起。拓片保留的是左半部份。從它碑額上橫題「悲之傳」三大字的右到左排列位置判斷，前缺的右半部份，很可能在碑額上題「重立大」三字，假定右半部份跟左半是同樣大小的一塊碑。如此，則此碑只有一半左右的碑文保留下來。在清代，它可能已失去其右半一塊，或者拓片不全。阮元懷疑「當時刻石不止一碑，或此碑兩面，拓者遺其前者」⑩。這非常可能。杜春生說「右邊截去數行」⑪，則較不可能，因為從我們所知的妙善傳說看來，「前缺」部份不可能只缺「數行」。

「大悲菩薩傳」這塊碑的刊刻歷史頗複雜。我們不妨查考它的來龍去脈。就我們所知，此碑先後刻了至少三次，而且刊立地點至少有兩處。第一次刻於元符三年（一一〇〇）九月，立在河南汝州寶豐縣香山寺^⑫。第二次刻於崇寧三年（一一〇四）五月，這次立在杭州天竺寺；到了清代，又移至紹興府學。前文提到的傅斯年圖書館藏拓片及阮元等三家錄本，即根源此碑^⑬。第三次刻於至大元年（一三〇八）七月，仍然重立於寶豐香山寺內。「寶豐懸志」所載的蔣之奇「贊」，過錄此碑。第二塊碑雖稱作「大悲成道傳」，但碑後亦有蔣之奇「贊」，可證明即「大悲菩薩傳」，只是第二次刻碑時可能修改了一些碑文。我們把第二塊碑的「贊」跟第三塊碑的「贊」對校，可以發現一些異文，例如第三塊碑作：

……書題曰「香山大悲菩薩傳」，乃唐南山道宣律師問天神所傳靈神妙之語，叙菩薩應化之跡……

第二塊碑則作：

……書題曰「香山大悲成道傳」，乃終南宣律師所聞天神之語，叙菩薩應化之跡……

但可以肯定的是，這三塊碑都是同一根源。我找不到第一及第三塊碑上「大悲菩薩傳」的碑文過錄或拓片。至於碑本身是否還存在呢？吳式芬（一七九六——一八五六；一八三五年進士），『金石分編彙目』，列了這三塊先後重刻的碑^⑭。『金石分編彙目』是一本訪碑目，「分州縣編之，其尚存者，皆列爲已見；其未見者，則註明見於某書，列爲待訪」^⑮。由於那三塊碑都列在此目錄中的「已見」部份，這表示三者到了十九世紀前半葉仍存在。吳式芬並提供進一步的資料。關於第一塊，他註明是塊「殘碑」，但仍留在香山寺。第二塊在紹興「府學」。第三塊立於「香山寺王石佛洞內」，「額刻千手佛像閻孝卿畫」。今天，這三塊碑是否仍存在於中國大陸，倒是值得去探聽的。

作爲研究資料，碑有其特殊性質及壽命。即使那三塊碑現已全燬，它們仍能以拓本傳世。

「大悲菩薩傳」的拓本，在清代至少爲兩位金石學家收藏。李光暎，「觀妙齋金石文考略」（成書於一七二九），記錄他所收藏的「汝州香山寺大悲菩薩傳」拓本^⑩。他沒有註明日期。從名稱看來，這可能指第一塊也可能指第三塊碑（後者可能性較大）。李光暎在金石學上，算是「書法派」，「以品評書蹟爲主」^⑪，不以考訂舊聞見長。他對這拓本的「考略」，只是引「宣和書譜」的一段話，來讚美寫碑人蔡京（卒於一一二六）的書法，對我們沒有甚麼幫助。另一位收藏者繆荃孫（一八四四——一九一九），在他的藏碑目「藝風堂金石文字目」列了第二塊碑的拓本「大悲成道傳并贊」^⑫，以及第三塊碑的拓本「重刻汝州香山大悲成道傳」^⑬。我們感興趣的是這第三塊碑的拓本，因爲它是唯一沒有紀錄顯示它已殘缺的一塊碑。如果繆荃孫所藏的拓本，仍能發掘出來（這很有可能^⑭），則我們可以補齊第二塊碑的缺文。

「大悲菩薩傳」的重現，或可解決妙善傳說的誕生背景及其早期歷史的若干疑問。譬如，這傳說是否確是起源於唐代，抑是宋人依託道宣律師（五九六——六六七）而偽造？祖琇、覺連的記載以及管道昇的『觀世音菩薩傳略』，是否根據「大悲菩薩傳」而來？今後我們探討妙善傳說的流傳問題，考察其故事演變時，將可以「大悲菩薩傳」作爲我們所知最早且尚流存的根據，而非祖琇的記載，同時亦無須再作推測之詞。此外，我們還可注意，此碑幾乎是同時立在中國兩大觀音寺處。這是否意味着香山寺在這傳說誕生上獨佔的重要性（參閱杜德橋書「第二章」），要重新加以估計？在宋朝那個書籍刊刻尚不發達的時代，此碑幾乎同時立在兩個公共場所，任人閱覽——這點對妙善傳說在其早期歷史上的傳播，有甚麼意義？

如以「大悲菩薩傳」之文來印證杜德橋的論點，我們時常發現他在第二章及第三章的許多推測，確是對的。例如，在頁二十四，他推測「祖琇的記載並非完全一字不漏的照錄一〇〇〇年那塊碑。至少他曾稍作編訂；很可能他完全改寫。」我們拿「大悲傳」跟「隆興佛教編年通論」的記載對照，祖琇的確不是「照錄」。兩者沒有甚麼共同的文字；敘事層次也不盡同。但這也引起另一個可能性：即祖琇的記載可能不是根據「大悲傳」，而是根據更早或我們尚未發現的其他資料。

二、觀世音菩薩傳略

俞正變（一七七五——一八四〇），『癸巳類稿』中引證廣博的考據『觀世音菩薩傳略跋』，一開始就說：「元大德丙歲（一一三〇六），趙魏公管夫人，書刊『觀世音菩薩傳略』。謂菩薩為妙莊王第三女，名妙善。蓋元僧所述，既裝成冊。」^②由此現代學者也曉得有一篇『觀世音菩薩傳略』的存在。日本學者常引俞正變這篇文章，但都找不到管道昇（一一六二——一一一九）的這篇『菩薩傳略』。杜德橋對妙善觀音研究的另一貢獻，就是他在現今只有晚明刊本傳世的『綠牕女史』中，找到一篇署名管夫人所作的『觀音大士傳』。此文沒有註明俞正變所說的日期一一三〇六年。我們也無法從中知悉管道昇的撰作緣起。不過，據杜德橋的推論，此文即『觀世音菩薩傳略』（頁三十九）。

杜德橋的推論可由一條石刻史料證實。其實原本也無需考證『綠牕女史』所載的『觀音大士傳』，是否即管道昇的『觀世音菩薩傳略』，因為這篇『傳略』並沒有失傳。它收在嚴觀（活躍於一七七八）所輯的『江甯金石記』中^②。嚴觀本直接錄自管道昇親筆所書的石碣而且還提供了『女史』本所沒有的背景資料：

戊戌（一一七八）初夏，與友人王小石作清涼山下之遊，得石碣一，高二尺許，乃趙魏國夫人所畫觀音大士像。上方楷書觀音傳略，後署大德丙午（一一三〇六）春三月清明日，吳興弟子管氏齋沐焚香拜書。法像端嚴，字畫秀整。相與讚歎，得未曾有。夫人名道昇，字仲姬，吳興人。趙孟頫『松雪集』稱其翰墨詞章，不學而能，心言佛法，手書金剛經至數十卷，以施名山名僧。此本殆當時施諸寺中者也，因奉置於左所巷地藏庵內^②。……

由此看來，管道昇『觀世音菩薩傳略』以好幾種方式傳世。它先有管夫人所書所畫的原本，而且可能不止一本。其中一本「施諸寺中」，然後被用來刻在石碣上。俞正變所見到的可能是另外一本，或者即嚴觀所發現的這塊石碣的拓本^②，而我們所找到的是嚴觀的過錄本。過錄本的價值當然不及管夫人書刊的原本，或石碣及其拓本。但從清代金石學家過錄這些石刻史料的嚴謹標準看來，嚴觀本應該也足夠我們研究所需了。

我們拿嚴觀本跟杜德橋英譯所據的晚明『女史』本對校，發現『女史』本有若干增益之處，很可能是明代刻書人所加。底下引二本開始的一部份，以見其增益之一斑。

嚴觀本：

觀音生西土，諱妙善，妙莊王第三女也。生而聰慧，斷葷持戒。將笄，王欲招婿，觀音忤旨。王窘辱之，擯諸白雀寺，命僧驅役如奴。觀音志益堅，甘勞瘁，若有神代之者。僧聞於王，王謂誣。縱火焚寺，五百僧皆煨燼，惟觀音端坐火中，誦經不輟。王乃召還，反覆警曉之。觀音上曰：「以生死故。」王愈怒，押棄市，刀自折。虎咆哮，負觀音去，真之林中。^{②⑤}

『綠牕女史』本：

觀音生西土，諱妙善，妙莊王之季女也。從幼斷葷持戒，性喜樸素，聰慧異常。將笄，王以三女覓贅婿。長妙因，次妙緣，順旨。觀音以忤王被貶，王薄其衣食，命妃嬪勸之，弗德。王怒，擯諸白雀寺，詒主僧迫其從約，七日不報，合寺僧俱焚死。僧懼，驅役觀音如奴婢，而觀音持志益堅，親操井臼，若有神代其勞者。主僧駭以告王。王謂其誣也。圍寺縱火，五百僧煨燼無遺。獨觀音端坐誦經，火不能害。王於是召之還。諭以禍福利害，冀其易慮。觀音曰：「老者不再少，死者不復生。生死輪迴，無限苦楚。女所以辭繁華者，欲長生耳。」王聞奏愈怒，命赴法場受刑。刑臨斬，刀自折。有虎咆哮至場，負觀音去，王以觀音死虎吻矣。虎負觀音行千哩，真之林中。^{②⑥}

嚴觀本總共三百二十九字，而『女史』本則有六百三十三字，增加近一倍。『女史』本所增加的，主要在於使敘事描寫更具生動，對於整個故事的結構、情節沒有甚麼重大的改動。杜德橋用此本探討妙善傳說的故事演變，倒也不怎樣影響他的整體結論。但如果我們以嚴觀本為準，則他的一些評語便顯得過於嚴苛。例如，在頁四十二，他說：「管道昇的敘事，因

爲整篇不斷使用『觀音』這名稱，而有些刻板……」事實上，嚴觀本中「觀音」這名稱的出現次數並沒有『女史』本那麼多。

最後，我想再介紹一條資料，一條關於『觀世音菩薩本行經』（即所謂乾隆版『香山寶卷』^⑦）中所題「編集」者普明禪師的資料。杜德橋，頁四十七，說「我們對普明別無所知」。根據明代釋廣實所編的『杭州上天竺講寺志』，普明是天竺寺第五代住持慈辯法師（一〇九〇年成爲住持）的「門學」。大觀二年（一一〇六年，慈辯法師「辭歸」時，普明等十人會「詣師省候」^⑧。普明本人於建炎六年（一一三六）成爲天竺寺第九代住持^⑨。

『觀世音菩薩本行經』編集者的題署是否可信是一值得探討的問題。杜德橋已指出該書中含有明清才設的官名（頁四十七）。就此書的形式看來，它也較可能是寶卷發展至中期（也就是明清之際^⑩）的作品。不過如上文所提，「大悲傳」曾於一一〇四年重刻於杭州天竺寺（蔣之奇於崇寧元年（一一〇二）十月至二年（一一〇三）八月知杭州^⑪），普明當時既是天竺寺禪師，應該見過『大悲傳』碑。也許他會據以編撰成書以便信徒閱讀，而『本行經』則是根據他的撰述編集，因此保留他的名字。另一可能性是後人知道普明的生平，而僞託是他所編。

附註

本書評寫作期間，承接王秋桂老師指導、審閱初稿，提供改進意見，並惠借若干罕見資料，特此致謝。

① Victor H. Mair, i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39:1 (June 1979), 215-218; Anna Seidel, i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8:4 (Aug. 1979), 770-771.

② 『曲洎舊聞』知不足齋叢書本，卷六，頁六上下。

③ 續藏經本，卷十三，頁二七七—二七八。

④ 『寶豐縣志』，陸蓉修、武億纂（一七九七年刻本），卷十五，頁七上至八上。

⑤ 同前，卷十五，頁七下。

⑥續藏經本，卷一，頁一二九上下。

⑦『兩浙金石志』，廣州一八二四年刻本，卷七，頁六下至十一下；『越中金石記』，一八三〇年詹波館刻本，卷三，頁二十三上至二十七下；『八瓊室金石補正』，一九二五年希古樓刻本，卷一〇九，頁十九上至二十五下。

⑧石碑額刻名稱往往是簡稱。金石學家爲了易辨別，往往給一塊碑取個描述性的碑名。

⑨我會以此拓片校陸增祥本，未發現異文。陸本，頁二十四下，「元符二年」應作「元符三年」。拓片上此字模糊；阮本、杜本皆作「元符三年」。拓片各行最後一字皆闕；陸本、阮本、杜本同。

⑩『兩浙金石志』，卷七，頁十一下。

⑪『越中金石記』，卷三，頁二十七上。

⑫『寶豐縣志』，卷十五，頁七上。『寶豐縣志』的主纂者武億（一七四五——一七九九），是清代有名的金石學家，著有『僊師金石錄』、『安陽金石錄』等書。他不錄「大悲菩薩傳」的碑文，對我來說確是不幸。

⑬此碑後署「杭州天竺寺僧道育重立」。阮元及杜春生對此碑何時移至紹興府學，表示不解。陸增祥以爲「天竺僧立未必定在天竺」。『杭州府志』，龔嘉偶等修，李榕等纂（一八九八年成書，一九二二年鉛印本），卷九十七，頁十五上，引阮元『兩浙金石志』，把此碑歸在杭州州金石門內。天竺寺在宋代是頗有名的觀音寺，分上、中、下三寺。詳見明代吳之鯨編，『武林梵志』（景印四庫全書珍本四集），卷五，頁三十九下至五十下；及明代釋廣賓編，『杭州上天竺講寺志』，武林掌故叢編本。

⑭『金石分編彙目』，北平一九三六年文祿堂刻本，卷七，頁三十七上；卷九，頁八十八上及頁八十九上。

⑮『金石分彙彙目』，「凡例」，頁一上，關於這本訪碑目的編刻歷史，見無名氏書訊，『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卷十一第一期（一九三七年二月），頁一三五——一三六。

⑯『觀妙齋金石文考略』（景印四庫全書珍本五集），卷十四，頁一下至二上。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將此書書名省略作『金石文考略』，雖然『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仍列全名。李光暎的收藏原屬朱彝尊（一六二九——一七〇九）。

- ①『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大東書局刊本，卷八十六，頁四十二上。
- ②『藝風堂金石文字目』（編於一八九六——一八九八間），一九〇六年刻本，卷十一，頁二十八上。
- ③同前，卷十六，頁一上。
- ④繆荃孫收藏的拓片約一萬六千餘件。在他死後，前國立北京大學國學研究所曾收購其中二千餘件，其餘的下落不明。南港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有數萬件金石拓片，並編有十三冊的目錄稿本，已編目的共二五二〇五件。但這目錄稿本編得不理想，未嚴格按照刻碑年代或地點來歸類，查閱極不便。我翻查過這十三冊目錄稿本，未能發現第三塊碑的拓片。台北中央圖書館收藏約五千件拓片，編目尚未完成，無法使用。已編目的僅墓誌拓片二千餘件，見『國立中央圖書館墓誌拓片目錄』（台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一九七二）。
- ⑤『癸巳類稿』（一八三三年初版），上海一九五七年排印本，卷十五，頁五七〇。
- ⑥『江甯金石記』（一八〇四年初版），一九一〇年江蘇編譯局重刊本，卷六，頁二上至三下。
- ⑦同前，卷六，頁三上下。
- ⑧嚴觀曾將一份拓本送給錢大昕。見錢大昕（一七二八——一八〇四），『潛研堂金石跋尾』，潛研堂全書本，卷十八，頁三十下至三十一上。
- ⑨『江甯金石記』，卷六，頁二上。
- ⑩『綠牕女史』，晚明刊本，第十六冊。
- ⑪吉岡義豐藏；影印在『道教研究』，第四冊（一九七二），頁一二七——一九四。
- ⑫『武林上天竺講寺志』，卷三，頁十下。
- ⑬同前，卷三，頁二下。
- ⑭參閱澤田瑞穗，『寶卷の研究』（東京，一九七五年增訂版），特別是第一部第三章『寶卷の變遷』，頁三四——三八。
- ⑮畢沅（一七三〇——一七九七），『續資治通鑑』（一八〇一年初版），北京一九五七年排印本，卷八十八，頁二二五八。

我的外文老師

從小學到大學，我有好幾位英文老師。小學原是不用寫英文的。有一年，我回到家鄉，插入附近的高級小學，每星期到兩節英文。我學了半年，連廿六英文字母都學不齊。一枝鋼筆掉一個筆尖卻花了好幾角錢。那時，一枝小楷毛筆不過兩三分錢而已。

我們湖南話，外省人不易懂。我的家鄉土話，更是奇特。那位李老師教我們讀英文，土腔土調，幾乎已不是英文了。那時大家會幾句洋文，非常得意？彼此之間偶爾談話也會夾一個半個英文字。

那半年的英文，沒有學到甚麼。對於英文之仰慕與嚮往，就已生了根。

到了進入中學之後，華英數三科是主要科，每星期有五、六節，不及格就有留級的可能。華文老師知道我們被英文和數學壓得透不過氣來，相當同情我們。只要上課守規矩，每週交了作文，及格分數總是拿得到的。於是，大家集中全力於英數兩科。早上死記英文生字。晚上做數學習題。其他歷史地理等雜科，不到考試便摸都不去摸一下。

初中英文老師是袁雨山先生。他右腳稍短，走路有一點跛。他有一輛自用黃包車，一個車伕；等如今有一輛汽車和一位司機。我們同學最早學會的兩個英文字是跛子和黃包車。

我不知道爲甚麼叫黃包車，也有叫人力車的。我家也有。這種自用車都是用黑色漆亮，閃閃發光。金屬部份都經電鍍，可以當鏡子用。在街上拖客的，木架鐵條，看起來是深黃色的，我們稱爲街車。別的地方，有稱爲東洋車的。這車的英文名字是日文的音譯，讀來很不順口。

英文老師首先就交待我們，每人要買一本生字簿。不要太大，最好可以放在口袋裏，隨時可以拿出來讀。我們所做的第一件事是把自己的英文名字拼出來。我搞不清洋人的名字可用縮寫，姓卻要全部拼出來。我自己的英文簽名，一直弄錯了，我把姓只用一個字母簽在名字的後面，洋洋自得。學外國的東西，不免鬧笑話。豈只我弄錯洋名而已？

初學英文，實在是一件苦事。在教室裏，每堂課都是拼音。單調乏味，令人生厭。那些拼音符號，非常難記。後來我才知道那是韋氏拼音。

我們的生字簿上，先寫英文字。接着在括符內，寫出它的拼音。然後是它的詞性，最後是中文意義。有時一個英文字有兩三個不同的中文意義，覺得非常奇怪。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個小巧的英漢字典，正像我們的生字簿一樣，非常簡單。有些同學竟去死背字典。到高三畢業時，班上已有三四位同學可以背出整本字典的單字來。對於我來說，那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我連課本上老師抄出的那個字都記不牢。然而，我對英文的學習興趣，並未減低。這便形成了一個矛盾。一方面我想學好英文，另一方面我又很怕去學。

袁雨山先生是一位好的英文老師，有純正的英國音。他花了半年的時間來教我們拼音和運用韋氏音符，奠定了我們學習英文的根基。他雖然是學師範的，真正名符其實的舊制師範畢業，他從沒有考慮到學生興趣的問題。我們死記死背，也可寫出一些中文式的英文，只是從來沒有開口講過一句英語。

他板着臉孔，走進教室，首先在黑板上寫出一些英文生字，教我們讀幾遍；先分開音節拼音讀，然後才整個字讀。接下來，用中文解釋課文。最後叫幾個同學站起來讀幾遍。第二次上課，便教法，將複雜的深文用圖解列出。這是我最怕的！那些英文文法規條，我死也記不住。我想學好英文，可是我對它一直沒有興趣。這是非常痛苦的。

記得初三那年，我上英文課打瞌睡，給袁老師叫我站起來，寫了一頓。「上課不用心，看你會考英文怎麼能夠及格？」他不幸而言中，初中會考，我的英文不及格！

因爲第二年要補考英文，進入高中三後，必須要花更多的時間去搞英文，再不及格，拿不到初中會考文憑，豈不丟臉。於是，每天清早起牀之後，拿一本英文高聲朗誦。我完全照傳統的辦法：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我不管生字，也不管英文文法，也不管懂不懂，每早大聲讀半小時。因此我養成了英文早讀的習慣。

高中英文老師易耀衡先生，金陵大學英文系高材生，一派名士風流，也有自用包車代步。他兼教幾間中學。這間課畢，趕着去另一間。他那有時間來管我們英文單字之類，連文法都少講。他上英文課只講英文，連講故事都不用一個中文字。他的美國腔調，一時很難習慣。好在他不要我們死背單字和文法規條，也不叫我們上講台到黑板上去作圖解。上英文課不是苦差，而是非常輕鬆有趣的。

記得有一次，教務員來教室報告：袁兩山先生因病請假。我們全班竟鼓掌叫好。給教務員罵了一頓：「老師生病不能來上課，你們還拍掌，真是沒有心肝！」現在，易耀衡先生如果不能來上課，大家卻如有所失。只問明天來不來？

第二年由訓育主任兼我們的英文課。只記得他總是逐行叫我們站起來讀。每讀一段，他解釋一段。全篇教完，全班齊讀。其他情形，已記不起來，連他的姓名都忘了。

讀高三已是抗日戰爭時期，學校遷至鄉間，師生大多住校，朝夕過從，關係密切。我們的英文老師聶，是本地人。他的祖父聶雲台，是前清很有名的文人，替他取的名字非常典雅。他是校友回校服務，以連中三元聞名。我們大家當面也好，背着他也好，都尊稱他聶老師。平常我們私下談天，很少尊稱老師，不是叫綽號，便是直呼其名。聶老師的連中三元是：本校高中畢業時第一名，考大學第一名，大學畢業又是第一名。其實他是書獃子一個。聽說讀書用功過度，健康欠佳，所以回母校教書，藉此休養。

聶老師有一次講拜肅的袁希臘，旁徵博引，解釋詳明，令人神往。後來還要我們把這首英文詩譯爲中文。因而他又引述了許多中國的舊詩詞，都是背誦出來的。中英詩都背得這麼多這麼好，使大家佩服得五體投地。

這樣一來，提起了我對於詩詞的興趣。初生之犢不怕虎，我竟敢寫起英文詩來，也英譯了一些淺白的唐詩。他對我也是鼓舞有加。可惜我進大學之後，大一的英文老師是留英學生，

上課多談他的英倫往事，比不上我的中學老師。大三開始，我選修法文，把英文整個放棄了。在大學時，還有兩位教英語會話的。頭一位是美國人柯林士，滿頭花白，自以為是金嗓子。天氣好一點，便領我們到校園中，席地而坐，聽他唸幾段美國雜誌中的文章、分析一下美國政情。大約半點鐘，他再和我們談笑一陣，便下課了。起先我們以為由美國人來教會話，一定是再好不過。怎知大失所望，學了半年，仍舊開不得口。

接任的是一位美國土生華僑，不懂中文。他印了一套講義，全是日常會話。當時覺得他小看了我們，慢慢地對着那些去問去答，倒蠻有用處。

教英文尺牘的，先後也有兩位。林東海教授是外交官，做過大使。穿着、談吐、風度、發音等，都是一流。上他的課倒不寂寞。但是真正學到的東西不多。

另外一位是何永信博士。美國留學生，在當時的常常各大報發表專論。我們讀過他的文章，在心中先就敬佩他了。那時，我也偶爾譯述一兩篇文章在報上發表過。

他教書十色美國作風，沒有一點教授架子，要學生多多表示意見。而且在爭論時，他能夠尊重學生的意見。對於我們來說，簡直是與他平起平坐了。他喜歡民主，他的確民主。他洋化，但決不崇洋。他的口頭禪是一個「竅」字。做學問，待人接物，處理國家政治……一切一切都有竅。把竅弄通了，一切都好辦了。

他這一套美式民主思想和作風，把我們從傳統的桎梏之中解決放出來。我們往昔是在道統正統的範疇中兜圈子，不易也不能跳出來。他每次來上課，總分發一些美國新聞處的英文新聞週報給我們。他不要分派，而要每個人拿一份。他半開玩笑的說：這就是民主的竅——每個人都有同等的權利和義務。每個人有一份是權利，自己去拿是義務。

我們一些同學思想上的竅，的確給他開了。他的英文尺牘沒有教出甚麼名堂，我的思想和看法，不論是行為方面學術方面或政治方面，他對我的影響，既深且大。

後來他到了新加坡，還有他的夫人一道，是一位很有名的畫家。我很想去拜訪我這位老師。他聽說有我這麼一個學生在馬來亞，也想見見。那時我正忙着辦理赴英深造的手續，他參加了赴某國的一個訪問團，即將首途。等我從英國歸來，他卻未返回新加坡。聽說他的夫人留在新加坡，兩個人的關係不太好。我與何博士無緣一晤，極引為憾。

大二開始選法文，有兩位教授：宋國樞博士和何教授。宋博士是法國留學生，聽說他常常為別人寫博士論文。他愛我們稱他為宋先生。他是下江人，卻講一口四川話。在學校附近開了一家糖果店。那時正在抗戰最艱巨的時候，生活非常苦。他靠一份公務員的薪津，無法維持生活，只得開家小店，順便來兼幾節法文課。聽說他的法國太太吃不了苦，連女兒都不要，回法國去了。他那個女兒完全是一個外國人的樣子。和我們班上一位菲律賓華僑很談得來。我會有意利用這個故事作基礎寫一部長篇小說。那時窮到連稿紙也沒有錢買，無法執筆。後來買了十本稿紙，可是只能寫毛筆，格子又小，很不方便，寫不到幾頁就停下來。這部小說就流產了。

宋先生的法文法語，可以和法國人相比。教起書來，全神貫注，完全到了忘我的境界。有一次，他講到大仲馬的小說，竟伸直右手舉起食指和中指，兩眼凝視，講得有聲有色，把我弄呆了。

他教書時，集中了他的全部注意力，自己完全沉醉在課文中。不只忘了他自己，也忘了學生和課室。學生聽不聽講以及考試、分數之類，他完全不管。我們法文班的學生，真簡是受益匪淺。學了一年之後，可以看法文雜誌，也可以用法文寫點東西出來。我會選譯一些法文雜誌的資料，寫過一篇『自由法國的海陸空軍』。由宋先生替我送去當時重慶的中央日報發表，全國有好多報紙轉載。有些中學老同學在家鄉看見我那篇轉載的，有些還寫信來向我道賀。

宋先生既是一個畫大圈圈的老師，要他教，他竟是在欣賞，學生懂不懂，他不管，也發不了，因為他根本不知道。這真正是大學教授的派頭，有學問，可要學生向他去學。我們班上有好多位後來法文都是頂呱呱的。只有我，等於是半途而廢，沒有一直追上去。

那位何教授，也是一位名士派的學者。聽說他的法文詩，在法國都有點名氣，在法國很久，卻沒有拿一個博士學位。他的教法和宋先生不同，他教我們怎樣去欣賞，也讓我們能夠分享他的文學欣賞的樂趣。那時他剛從法國回來，對於國內的生活，還不習慣。尤其是戰時的那種艱苦，他有點受不了似的。他仍是個單身漢，愛和同學們聊天。聊天就是瞎扯，很少再提有關課堂的東西，所以大家覺得很輕鬆。冬天早上，他起不來，常常遲到或缺課。我們

都很同情他。他要補課，我們卻沒有興趣了。

我們還可選修第二外國語文，我選了西班牙文。法文的文法已經弄得我焦頭爛額了，再來搞西班牙文，也只是點綴點綴而已。老師雷孝敏先生，一直住在國外，因為抗戰才回國。他的華語不行，廣東話我們聽不懂。於是用英文來作媒介。我的西班牙文沒學好，常常和他講英語，倒練習了英語會話，比正式上英語會話受益更多。雷教授懂得好多種外國語文。講英語就是英語，講西班牙語就是西班牙語，腔調純正，文法準確，不會互相滲雜。而且聽起來不像是華人。

一九五八年我從哈佛大學結業回來，路過舊金山，住在青年會宿舍。想不到雷教授也住在那裏。十多年不見，他已經是垂垂老矣，一個人孤孤單單的。我和他談起往事，不禁唏噓。有趣的是他不用華語和我交談了。

前前後後，我學過三種語文，經歷了十多位老師，林林總總，各有千秋。西班牙文，畢業時我就還給了老師；法文在遊巴黎時不能派用場；英文至今也只能勉強應付。藝多不善身，假若當年不三心兩意，一直搞英文，可能還會有點成績。

在大馬廿多年，不能不學馬來文。最早我買了一本英文的馬來文自修課本。一課課去讀，讀了之後，也能夠對本宣科，講得出來。可惜日久漸忘，印象不深。後來又從師學習。他講到那麼字尾變化，文法規條，簡直比法文還難學。不久我就知難而退了。

大馬獨立了，我既是大馬公民，怎麼可以不講國語？有時過海關或去政府機關，不講也得講幾句。還有就是上馬來餐館或印度餐館以及開快車時遇上了交通警察，更是非講不可。基於事實的需要，慢慢我也就可以應付自如了。一方面當然是翻書本、查字典、死記了一些。另一方面，我每半月理髮一次，特別選定去馬來人的理髮店。老板和理髮師會一點點英語，我們用國語交談，搞不通，用一兩個英文字。有時仍然無法彼此了解，便相視而笑。談話的範圍也廣，從家庭兒女、學校、社會、娛樂、體育：到國家世界大事，想到那裏，談到那裏。他們常常告訴我某些事物，馬來語應如何如何講，時日一久，我也就能熟能生巧。談到我的外文老師，也就不能不提起他們了。

□梅淑貞〔人間集〕

給寶寶的玫瑰

一下了班，她便駕車去市場附近的花店買花。「六枝長莖紅玫瑰。」她說。這是給寶寶的冠冕，就在今夜，所有的星星都會激情的奮發出光芒。

回到家後，她把玫瑰養在雪錫花瓶內，還注入了適量的清水，然後穿上圍裙快手快腳的炒了幾個寶寶最喜歡的菜，

又煮了個湯，放在爐上熱着。電飯鍋也「噉噉」的唱着歌。

洗了澡，換上絳紅的旗袍，穿上幼帶細跟高跟鞋，斜斜地靠着籐枝椅，看着一本布吉士的「恩德比先生的內心」，專心等寶寶按門鈴。

門鈴不響，電話鈴卻響了，她去接聽，他在那邊的聲音說：「小寶寶，好不好？」她一聽到他叫她小寶寶便笑了起來：「好，你呢？現在甚麼地方？」「嗯，還在朋友家裏。」

「甚麼時候來？Everything is ready。」喔，我想我今晚不能去你那裏了。「啊，一記閃雷，所有的星星都在一瞬間失去了它們的光采。「真的？真的不來了嗎？所有的星星都會失去了光采。」小寶寶，你剛剛在說甚麼？再說一次？」她沉默良久，輕嘆了一聲，才說：「我說我給你買了半打長莖紅玫瑰，本來準備爲你加冕。」

／劉文敏

我的小屋

我的小屋是好辦好辦的老鼠窩。桌上堆滿了厚厚的小說啦、哲學啦、心理學啦，還有文學理論。我的桌上永遠是，封面褪色的書籍。此外就是煙碟，一盒盒的「彼得」，還有一架六十年代的收音機。想起來，住在這裏已有四年半。

突然想起搬到這裏居住的事，不知爲甚麼，心有點灰色似的。其實不該說是居住，應說蝨居才對。且聽我說吧。我失業了數個月，關在小屋裏看書日子就度過了。

找到工作後，我大罵老板那草包一頓後又不幹了。你說，這樣看來，應該不應該說蝨居呢。以前還有一把吉打。朋友送的，現在已經賣掉。以前賣掉是有理由，最主要的理由是鬧窮。現在好想買一把玩玩。對我來說是快樂不過的。民謠歌集還有數冊，都是朋友老師送的。我當然很珍惜它們。人總是喜歡他人送他的禮物把它保存下來留念，可能，這是表示對朋友的一番忠實。我想大概就是這樣吧。就是這樣，所以一天一天的活着。喜歡聽一首歌的心情就如喜歡這些髒東西一樣。聽朋友唱那首 *House of Rising Sun* 很有味道。有點淒涼，但聽不見哭泣。好像賴瑞和的渡河之人。他說——他是一個食日光的人。想想，現在輪到我了。吉普賽的生

活確實很浪漫很浪漫。詩意固然帶有一點悲傷，套句文學批評家的話，那該說是「感情淨化」了。讀書我也很快樂，不管讀甚麼，總是有點好處。至少，我把煩惱忘掉。活在文字世界裏，的確是很過癮的事。

現在又失業了。起身後覺得太陽未起身。小屋孤獨得要死，不過，蠻喜歡早上聽收音機播放的民謠。不然，晨起第一根煙，那也蠻爽的。你說是不是。抽煙人自然有其背景道理，就如強盜也有其道理。這本來就是同一回事，只不過，推演邏輯的程序不一樣而已。只不過——沒有事情做時往事特別多。人的腦袋要被某種東西佔有後才可以活下去。往事固然痛苦，但回想一下也無妨。多少會增添一些美麗的小插曲。朋友說：「往事勿追思，追思多悲慘」。為甚麼定要說多悲慘呢。算了吧，噴一口氣，一口煙，明日的太陽又會對你微笑了。灑脫一點總是很漂亮的。

我的小屋還有一些小石塊。青青綠綠的小石塊。這種小石，叫做青田石，是治印用的。沒有事情，空閒起來就治印。治篆書也好，隸書也好，草書也好，這樣，心情會愉快些。如果治好了，送一個印給朋友，留念。他會感激我的。就算小篆治成大篆，或者弄反了，那也無啥緊要。朋友根本不懂這一套，所以，心裏一點歉疚也沒有。你說，我必定很快樂很快樂的。本來就是這樣。

小屋就是小屋。寫到這裏，雨在窗外飛舞，浙浙瀝瀝。瀝瀝浙浙。李後主的往事不堪挨，對景難挨，大概就是這種氣候。不寫了。不寫了。寫得多了小屋還是這樣。一磔一石一牆也沒變。小屋就是小屋。骯髒臭氣重的小屋。我愛我的小屋，明日的太陽，一定把它照得更亮。

調景記

● 鬱綠的海

那是涼冷的正月上旬。最後他用他的雙手，在近河口與森林的土地，搭建了他的家。黃昏的時候，他的妻抱着嬰孩，立在手握斧頭的丈夫身旁。他們沉穆望着太陽在草地上向遙遠的海沉墜下去。眼神那麼虔誠，如米葉的「晚禱」中的夫婦。東北季候風依然吶喊呼着。草地在漸黯的風中像極了一座鬱綠的海。

● 生涯

他張開微闔養神的眼。飛機該離開這長夏的半島領空了。他伸手向床頭後的小几摸索了一陣，摸到了手錶一看，已是九點多了。星期天他總要睡到這個時候。她終於離去。他懶洋洋坐起。她終於離去了。而我呢。我真的再也飛不起了麼。他伸了個懶腰，才下床把被摺好。他的房間除了凌亂的書外，便是一張帆布床，床頭一張小几，一張椅子和一個放衣物的皮箱。牆上是甚麼也沒貼的空白。他的書凌亂地堆在牆角的幾個紙箱內外。這間房子沒有窗。窗其實是有的，不過房子在屋中，陽光照射不進來，白天也得亮燈，窗開了也沒有用，所以長年封閉着。他在房中的時間很短，下班回來已是晚上，那更用不着窗了。在城中三年，他的房間一直都是以這個姿勢存在。

他開了門，才發覺房東一家人都出去了。難怪沒有麗的呼聲，沒有男人女人的噪音。

● 石頭記

我們會在行色裏因緣際遇許多石頭。我們不斷動情的把絢麗的石子放在心中，然後在它們淡然褪色後棄擲或悄然放在一旁，而重新放另一塊在心裏頭。

● 甚麼畫

還有誰會對新的一年滿懷希望呢。但是現在是除夕了。生活就是這樣。現在你們坐在那兒，但是大年夜終要過去，然後你們一個一個睡覺去，而明早就是新年初一了。還有誰會下決心在新的一年開始，重新做人呢。生活與做人，在你們更年輕的時候，是很單純的兒童畫。但一個又一個除夕過去了，你必須好好畫屋子，好好畫樹畫人，非盡可能畫得像不可。圓與方的地方不可馬虎。這時你知道自覺地隨心所欲畫是如何困難了。然後一直到老年，爐火純青了，你或可能重新畫起兒童畫，像畢加索那樣。

● 來

那陣暴雨經剩下尾聲，只有雨絲飄着，雨滴從建築物頂緣落墜。風颼颼瑟瑟吹着。街道上只有疏少車行過，久久聽見一陣輪胎濺起積水的清響聲音。

她站在電影院階前，望着對面商店走廊下的人群。這條街的建築物陡然亮起燈火，夜色中更顯出欣榮景象。她不時回頭張望。六點四十五分。他還不來。他來不來呢。還是給雨困住了。

就在她回頭過去的時候，他撐着一把大黑傘，從另一邊階大步走過來。

● 住的地方

現在住的地方，屋前有道闊闊的柏油路，分叉路也是寬寬闊闊的，感覺上住這裏的人胸懷也會因而開放起來。扮演上班族角色的日子，早上跨過這幾條闊闊的路，然後才轉入窄長的大路，經過擺在路兩旁的小菜肉市場，到巴士站去。這個住宅花園，許多人陸續遷移到來，還有許多屋子沒有人入伙。闊闊的路旁沒有樹，路上沒有許多人和車，只有幽蹩的狗和牽狗的男人女人，只有嬉戲的孩童，只有冷落在路間的積沙與小石。

下次我走在路上的時候，或者夜晚想在紙上用文字素描些甚麼的時候，我會說，我現在住的地方，跟以前住的地方一樣，有很多人，很多狗，很多車，夜晚有很多聲音在屋外迴響。也許沙石還在，也許清理了；我寧可有沙石，有樹，有落葉，沒有狗，沒有車，沒有許多人。我願意走闊闊的路，然後轉入長長的路。

月明千里

果然是良辰美景，果然是明月正當頭。

你以為此時正是在高山上看月麼？清寒刺骨的風裏，那月古雅靜遠，銀灰的光貼在沒有輪廓的大地上，人間只有你和你的傷情。

你正做着永安之夜的夢吧？燕溪水，慢慢流，永安城外十分秋。潮生又潮落，下渡到孤舟，明月好，好月向誰看，一笑回頭問吉山，山中流水幾時還。

呵！你能不能無我一點？不作咏嘆，星月儘自皎潔，千里方圓，萬物豈便無疵？此時此地，愛月的事業已經凋零了。

而還有甚麼比美食更迷人？誰管這天橋酒家裏女侍們的閒談不知是憂是喜，台上那位歌者，從周璇唱到仙杜拉，只差唱不出沙三少情挑阿銀姐，那正是我們喝着酒點的。你說不好麼？難道要點一曲荒山之夜或是一首悲愴交響曲？你別來煞風景。再喝一口豬腦雞腳熬出來的歡天喜地吧，難得的是菜盛情深，難得的是此時沒有唬人的政論沒有觀察家喋喋不止沒有難童的哭相擾亂視聽。再點一首歌，伊甚麼場面沒唱過？即使是花月佳期，激情也是別人的，風雨也不因為別人走入了港灣而變得更大。別人再為一個下流的幽默笑得人仰馬翻，你看伊紅撲的臉，可有一絲夷然？呵！金陵盛世豈不是這樣？酒醉飯飽，逗弄一回歌伎，兩相歡悅也罷兩相睥睨也罷，莫管熏煙籠半壁，且聽絃管鬧喧喧，待到天明鷄報曉，萬事化雲煙。

伊旗袍的叉擺開到大腿上，那雙半閉的眼乍醉乍醒，你關心伊的境界？台下的淑女端莊賢慧，偶而呷一口酒，含着輕淺的笑，極有教養般凝視着伊的衣擺，伊閃着光的釘珠。而伊背熟四十年代的歌詞，從這個場子唱到那個場子，伊的驕傲是看不見的。你寫愚昧的人物時筆下是不是帶着同情？而你欣賞伊時是否也這樣？同情是不須賣弄的吧，覺得誰污穢使用耶穌的石頭來擲他。而耶穌之後石頭似乎都絕跡了。因為人人都知道自己的罪惡，也揶揄着別人的罪惡，耶穌之後的人是不怕別人擲石頭的。即使國際輿論又如何？惡勢力是傷風菌，沒有根治的秘方。

呵這時不興傳道，台上的人正唱到夜未盡，周遭寂寞寧靜，桌上寒燈光不明。我們逆耳的忠言留待明天才談吧。至理名言在報上是百登不厭的，儘管有人陰沉沉地冷笑不已，眼珠子一溜，瞄到富宮的表演預告上去。輪到你發表至理名言的時候，天下間彷彿都是待救的人，社會便這般地一年到頭。受封的人當然比歹徒日多，一輩子的光榮一輩子的卑辱，清楚地映現在別人的瞳孔裏。而你讀多少書他人是看不見的，他人只恭維你是否能使喚讀書人。天啊別再談讀書人！關心股市的瘋狂和政治的爭鬥吧。你要是尚有一點幽默感，便不該對這句話呼天搶地。我們的國家每年輸入十多萬種中文書，而靈性的文字佔了多少？你別去真怪書商，你得先去問候讀書人，而語音不正的小事還是算了。

呵別人不長進是別人的事，對讀書人灰心不如對台上的歌女鼓掌。伊這樣專注地自利利他，果然是佛教大乘的精神。連唱着悲怨的詞章都愁中帶着笑，帶着動人的淒涼，正如彈奏江河水時輕牽嘴角才能收神摧心動之效。而你莫要期望窮苦的人樂觀豁達，藝術不過一種精神的昇華，是有條件的人才欣賞得的。

聽聽台上伊的歌吧，拜托你別窮於構想措詞，去形容歌女的淚。人人有做英雄的虛榮，不是歌女都有淚，也不是讀書人都讀書。你的對你的錯伊都唱盡了，這個筵席算甚麼呢？樂觀與悲觀，小乘與大乘，現實與藝術，待到明天鷄報曉，萬事化雲煙。

你且去看月吧，天橋酒家的樓頭，月明月隱，雲生雲落，清輝籠着方圓千里，是不是沒一點瑕疵？

／梅淑貞

無產階級

她散亂着頭髮起床
趨近落地長窗前
喝一口冷水，再喝一口冷水
臉頰貼着冷颼颼的玻璃
凌晨四時許
遙遠的燈火閃爍着鬼魅的顏色
二十四層高樓下的黑暗深淵
萬丈紅塵仍未從昨夜的宿酒中甦醒
人間尚存有這一刻令人狂喜的寧靜

啊，在全然的幽黑中一絲一縷的快樂令她顫抖
顫抖如葉尖上的隔宿露珠

十指緊緊交纏

她緩緩回轉身看

他豐盈的背背也似乎泛着亮光

黎明即將降臨

陽光即將襲擊這間租來的公寓

她即將穿戴整齊

即將去擠公車上班

而他也即將整裝離去

一切都在即將來臨的黎明之後

無端地陷入車如流水馬如龍中

她只剩下自己

一個無藥可救的無產階級份子

必須與人共享陽光和空氣和雨露

名份下沒有任何牲口

也不是任何人的牲口

她只有她自己

只好近乎絕望地抓攬住

爭分奪秒下才搶來的點滴快樂

／羅青

發光的荷花

晚霞依天

荷葉貼水

或俯視或仰望

一盞挺拔的孤燈

危危在岸邊升起

有如含苞的荷花一朵

扁身切天

舟子臨水

或沉思或冥想

想晚霞終將焚毀自己以狂野的熱情

思荷花必將謝盡自己以燃燒的年華

霞光褪去花瓣凋零之後

只剩下

孤燈一盞

爲了抵抗全世界傾巢

來犯的黑暗

開始在心中發出

強烈的光芒

／黃峯衍

睡蓮

何時妳將醒來

醒來聽聞河岸的掙扎

掙扎着不使自己

死亡

死亡是窒息的音訊

當一節莖

在果實與根之間

逐漸枯萎

而水源猶在

迂途的遠山

緣何妳仍然這般沉睡

吾的喉呵堵塞聲音的喉

已乾涸若滋長黃銹的噴水管

喊不出一滴

潤濕

(妳恆是吾心澤中清馨的一朵

睡蓮)

／ Johan Jaafar 著·陳鴻洲譯

乾 風

地點：任何地方

時間：任何時候

人物：巴大尼、瑪犬尼、鄰居、富翁、太太、奴僕、美女、博學者、聲音。

第三齣

鄰 居：報告大富翁！一切進行得有條不紊！行政問題解決了，財務方面也不成問題，我們訓練出來的人員很能幹！

巴大尼：好！

奴 僕：報告！我們的穀倉無法再容納滾滾而來的財富！

巴大尼：再建多幾個穀倉！快請繪測師來進行！

瑪大尼：報告！一切進行得很順利；不過女工方面有點難題，因為沒有婚姻來撮合她們的姻緣！況且，由於工作過度致使所有的男工失去了性的能力！

巴大尼：即刻成立婚姻顧問局，即使是最細小的事件也應該關心！

瑪大尼：現在我們該怎麼辦呢？財富源源而來，我快被它嚇昏了！

巴大尼：我們現在所擁有的財富使我們有能力購買所有的東西！沒有一件東西是不能以財富購買的！

聲 音：尊嚴！尊嚴！

巴大尼：我們可以買尊嚴！

聲 音：榮譽！榮譽！

巴大尼：我們可以買榮譽！

聲 音：月球！月球！

巴大尼：我們可以買月球！

聲 音：星星！星星！

巴大尼：我們可以買星星！

聲 音：太陽！太陽！

（博學者進來）

博學者：水不再流動！鳥兒好久不唱歌！雨水向天上流！海浪不再澎湃！所有的樹木因為看到人類高傲自負的態度而不再落葉了！

巴大尼：哪！我們也可以把他買下來！

瑪大尼：價錢一定很離譜吧？

巴大尼：價錢壞透了！

奴僕：我們買他來做甚麼？

鄰居：放在我們小型博物館的角落裏當爲裝飾品！

巴大尼：他是合格的說書者，他可以成爲職業的說書者！

博學者：這是神恩！這也是上蒼的意旨！人類已忘掉自省的能力！

奴僕：看！他開始說書了！

鄰居：說些甚麼呢？是關於烏龜和兔子的故事吧！

奴僕：最好是西倫才（Si Luncai）和他的葫蘆的故事！

鄰居：我比較喜歡聽「如拉如利七顆星」的故事！

鄰居：讓他繼續他的故事吧！故事開頭多數是引不起人們的興趣的！

博學者：這不是神話故事！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它可以給你們的子子孫孫作爲參考之用。

這是整個故事的第三節，我將把它的大意講述一遍，以便你們知道故事的情節。如

果我把它全部講出來，恐怕終你們一生也聽不完。在這第三節故事裏，愚蠢的人類

的夢想已達到巔峰。他們將會覺悟到，他們所編織的美夢是讀者們所感到厭惡的憑

空捏造的故事！

巴大尼：真是一位說書天才，可惜用錯了地方！

瑪大尼：可是並不令人厭煩，請繼續你的故事吧！

（美女進來）

美女：（唱歌）如果你幸福的話，那只是暫時的夢幻、暫時的快樂！

巴大尼：哪！這個我們也把她買下來！

瑪大尼：你想折磨我！

巴大尼：不是！完全不是！她可以爲我們排除寂寞！

（富翁進來）

鄰居：哪！這位就是我們的敵人！

巴大尼：這裏沒有敵人，歡迎你的光臨！請坐吧！我替你介紹一下，這位是我的太太 Radin

Perca Bertatah，這位是我的兒子 Radin Kirana Lembu 這位是我的朋友

Mamandu Bertam Sekumpul —

富翁：瘋狂！全是瘋狂！

巴大尼：噴！來吧！Mamanda Bertam Sekumpul！用美國明尼蘇打運來的牛肉塞住他的

嘴巴！

鄰居：遵命！

美女：不要！不要動他！

巴大尼：這位美女請爲他在浴殿的頂層準備一間特別室，找合格的宮女們陪伴他，讓他穿上

金紗籠以及佩戴出自吉隆坡名家之手的裝飾品！

博學者：這也是瘋狂之舉！

巴大尼：住嘴！

二

太太：啊！啊！啊！我的腳好冷呀！噁唷！水浸到我的膝蓋了！我的先生甚麼時候會回來

呢？啊！水繼續在漲！它漲到我的腿部了！我可以感覺到它在爬動！我怎樣把水吐

出來呢？啊！好冷呀！啊！水繼續上漲！我的胸部！我的胸部！水不停地漲（呼吸

急促），水不停地漲！淹死我了！（拉長頸項，提起腳跟）啊！水繼續上漲！啊啊

！水不漲了！啊！水跟我的頸項齊平，水跟我的頸項齊平！這是甚麼意思？

三

奴僕：哪！你可以繼續唱你的歌，在這裏沒有人會阻止你！

美女：我唱不出歌來啦！

奴僕：爲甚麼？

美女：我自己也不知道！可是我也再也唱不出歌來啦！

奴僕：奇怪！

美女：我也覺得奇怪！以前任何歌曲我都會唱，可是現在甚麼都不能了！

奴僕：這不是你的錯！

美女：可是，當我所愛的東西失去以後，這些財富對我又有甚麼意思呢？

奴僕：可是你仍舊美麗！

美女：你的意思是說穿了這套衣服？

奴僕：是的！妳是全世界最美麗的女人！

美女：以前我很喜歡聽這類的讚美，現在忽然覺得討厭了，即使點頭表示默認也沒興趣！

奴僕：奇怪！

美女：奇怪就是最好的答案！

四

富翁：馬上停止！馬上停止你的故事！停止所有的一切！

巴大尼：你命令我？你是誰？

富翁：嘖！你們都瘋了！瘋！我把這些土地交給你們耕種，我把你們從飢餓邊緣救回來！

巴大尼：你才是瘋了！

富翁：這些土地是我的！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你是我的奴隸！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奴隸！

巴大尼：你聽着！你聽我這愚蠢的人的控訴吧！

富翁：我命令你把這個水閘粉碎掉！

巴大尼：你發瘋！這水閘應供水份給我們的稻田！炸掉水閘就意味着摧毀我們的稻田！這就

是我所說的瘋狂！

富翁：把水閘炸掉！大水漲到我的嘴巴！

巴大尼：這個水閘代表着我這廣闊的稻田的生與死！

富翁：它也代表着我所有一切的生與死！

巴大尼：如果是這樣的話，就讓它保持現狀吧！

富翁：而且讓我所有的產業給大水沖掉！

巴大尼：這是上蒼的意旨！

富翁：不！我會把這水鬧炸掉！

巴大尼：你先跨過我的屍體！

富翁：你高傲！

巴大尼：我擁有這麼廣闊的稻田！我擁有這麼多的穀倉！我不會讓這事件發生！

富翁：你發瘋！

巴大尼：住嘴！

富翁：我一定要炸掉它！我一定要炸掉它！

巴大尼：來人呀！快敲起鑼來！告訴全國的人民我們處在危險狀態中，通知各區各縣的首長，

要他們準備好軍隊，來面對敵人的威脅！告訴他們這是一場偉大的聖戰！還有，告

訴他們，我們會增加軍人的津貼，以及一筆可觀數目的賠償全給予在戰場上為國捐

軀的軍人遺孀！現在開始動員！

富翁：嘖！立即停止！你發瘋了！

巴大尼：來人呀！把他抓去！關在我們最恐怖的牢獄裏！把他的皮剝下來！把他身體破開來

！拿他的大腿去燒烤！刺穿他的屁股！刺穿他的眼睛！把他的身體吊在火堆上！馬

上執行我的命令！

富翁：因為你，我變得瘋狂起來！

(走過去)

巴大尼：來人呀！來人呀！

(鄰居進來)

鄰居：你叫誰？

巴大尼：叔叔！動員找私人的衛兵，把我的敵人消滅掉！

鄰居：私人衛兵？

巴大尼：是的！由特別行動中挑選出來的我的私人衛兵！

鄰居：你說敵人？

巴大尼：是的！我們的敵人，企圖動搖我的地位者！

鄰居：你的地位？

巴大尼：是的！我不是被封爲大富翁嗎？而你是我的特別助手！

鄰居：你的助手！

巴大尼：嘖！你瘋了！我白養了你！

鄰居：你變了！

巴大尼：看！看那遠方！看看展現在我們面前的一片稻田！我們的穀倉！田裏的工人！啊！

我們的稻田多茂盛！

鄰居：我們的稻田？你說我們的稻田？

巴大尼：是的！一路來爲我們賺取財富的稻田！

鄰居：財富！你說財富？

巴大尼：還有富貴的生活！

鄰居：富貴的生活！你說富貴生活？

巴大尼：當然包括幸福！

鄰居：幸福！你說幸福？

巴大尼：是的！你還要甚麼？

鄰居：你聽的神話故事太多了！看看你眼前的景象吧！眼前不是乾旱嗎？那刺人眼睛的炎

陽！那些龜裂的土地！

巴大尼：你說乾旱？你說龜裂？

鄰居：請從你漫長的夢幻中醒轉過來吧！

鄰居：風！風不再吹了！而我們卻遭受到乾旱的折磨！

巴大尼：可是我看到大雨傾盆而下！大水在氾濫！土地濕了！我也看到我們的稻田那麼肥沃

！我在做夢嗎？

瑪大尼：風不再吹了！

鄰居：一路來我們吃的是塵埃！

巴大尼：我在做夢嗎？

鄰居：你只知道信口開河！

巴大尼：啊！我口渴得很！

瑪大尼：我也是一樣！

鄰居：我也是一樣！

五

美女：你還沒有執行你的任務？

奴僕：我沒有能力去執行它！

（富翁進來）

富翁：你在這兒？

美女：我本來就在這兒！

富翁：你也在這兒？

奴僕：在這兒！

富翁：那個水閘！爲甚麼你還沒有把它毀滅掉？

奴僕：水閘！

富翁：炸掉它！

奴僕：水閘！

富翁：我命令你！

奴僕：水閘！

（太太進來）

太太：夫君！

富翁：太太！

太太：我從漫長的睡夢中醒轉過來！我從恐怖的夢幻中驚醒過來！我從折磨人的幻想中覺醒過來！

富翁：你平安？

太太：好在一切只是夢幻而已！

富翁：可是你能夠到這兒來！這意味着你從水災中獲救！

太太：水災？你說水災？

富翁：是的！水災在橫行！水災不是在威脅我們嗎？水災不是在把我們的產業吞掉嗎？

太太：你說水災？

富翁：水災！

太太：好在一切都是夢幻而已！

富翁：夢幻！

太太：夢幻！其實全都是夢幻！我們幻想着水，可是沒有水！雨沒有落下來！陽光是那麼地熱！風是乾的！我們被乾旱折磨，不是水災！

富翁：我在做夢嗎？

（博學者進來）

博學者：夢！夢是人類各種疾病的特效藥！這要拜豐富的想像力之賜，你可以幻想着生活在舒服而又理想的世界裏！

富翁：可是我們的屋子？

太太：一切都被炙熱的陽光所照射！一切都被烈日所蒸溶了！我恐怖地看到這一切。所有的東西都被烈日溶化了！我站在破壞中，口裏唸着那時想到的可蘭經的語句！在這四十八年的歲月裏，我第一次提起上蒼的名字；結果我從炎熱的陽光下獲救！那個名字這麼靈驗嗎？

博學者：不是靈驗，而是覺悟！

（巴大尼、瑪大尼和鄰居進來）

巴大尼：風！風！

瑪大尼：乾風！乾風！

鄰居：熱死我呀！我的喉嚨乾燥！我需要水！

美女：我曾經夢想過，一片貧瘠的土地忽然變成一片廣闊的盛滿橙汁之海！我用力地游，以期達到岸邊；但結果失敗！我沉浸在無涯的大海中！可是我仍舊活着！我看到其他的人類在我身旁！他們跟我一樣！

博學者：你看到永恆的富貴與幸福！

美女：它的名字叫甚麼？

博學者：天堂！

所有在場者：天堂？

博學者：天堂！那是一個種滿茂盛的金樹和甜美菓子的極樂世界！那邊有一條河，河水可以解渴。那兒的仙女很美，要比世界上的美女美過一千倍、甚至一百萬倍。富貴是無可比擬的，幸福是無窮的！你可以永久地享受那邊所擁有的一切！

巴大尼：可是這裏的炎熱？這裏的乾燥！

博學者：打進地獄裏，最虐待人的地方！

富翁：風！我要的是風！不是神話中的富貴與幸福！

博學者：你愚蠢又高傲！地獄之火不時在夢想着享受你豐腴的身軀！

巴大尼：風！風！

瑪大尼：雨！雨！

鄰居：哦！上蒼！這種折磨應該結束了！

博學者：準備死吧！你的死期快到了！我必須離開這裏！

鄰居：你要到哪裏去？

博學者：我做任何事情都不能完美，只有上蒼可以解決一切！

鄰居：你要到甚麼地方去？

博學者：死！

所有在場者：死？

博學者：死就是一切的答案！

（走過去）

美女：（唱歌）現在吹起的乾風不再那麼炙熱！我要的是夢幻，哭泣卻是我所得到的答案！

巴大尼：你唱歌？

富翁：唱吧！算是在我們死去之前的最後一個神話！

鄰居：風！

太太：風！

奴僕：風！

瑪大尼：風！

巴大尼：風！

（戲劇是在不間斷的尖銳的嘶叫聲中結束）

〔全劇終〕

／Martin Esslin 著

／李辛提譯

質樸天真的 意象塑造者

論葛拉斯的戲劇藝術



／葛拉斯（陳瑞獻紙刻）

如果在將近一百年前英國散文家及批評家斐特爾（Walter Pater 1839-1894）用以用他那句至理名言：「一切藝術皆時時刻刻追求音樂的境界」來總結當時的風氣，那麼我們當今的主要趨勢也許可以比喻成：一切藝術追求達到意象（Imagery）的境界。甚至我們今天的音樂，據說只有那些聽了之後可以看透其視覺效果的邏輯及調和的人才能完全理會貫通。當然，當今小說的趨向是一種強烈想像到的映照意象匯合而成，我們的戲劇亦是如此。身兼小說家及劇作家的君特·葛拉斯提供了這種趨向的最好寫照。葛拉斯生於但澤，父親是個雜貨商。他在十七歲時被徵入伍，十九歲從一個美國戰俘營出來，廿歲時當農夫和鉀礦礦工。後來決定當視覺美術者，和申請進入杜塞爾多夫純美術學院深造。在等待獲准進入該學院唸書時，他當石匠學徒維持生計，彫刻碑石過日。後來，他成爲一位頗有前途的畫家兼彫刻家，與一批城市藝術家在巴黎住了一段日子。身爲作家後，葛拉斯還是意象締造者。他的第一本書是一部薄薄的詩集，在一九五六年出版。他在書中畫了許許多多細長、奇形怪狀的半抽象插圖，令人難於分明到底是詩用來說明插圖抑或插圖用來說明詩。

音樂有延續性、結構、和諧，因此在太平盛世的時代裏，一切藝術可以追求音樂的境界；這個境界是一個意義透徹的世界，一個有意義的世界。然而像葛拉斯這麼一個現代人，他目睹世界在一連串怪誕的抽動中前進，民族主義的狂熱變成了國恥，他的故鄉但澤的地位，在短短七年內改變了三次；由飢饉到富裕，再由富裕淪落飢饉。對這麼一個現代人來說，生命不再是一種和諧、邏輯的進展。連接的，邏輯的結構已不復存在，剩下的只是一連串劇烈、變化無窮、怪異、不合理、散亂、痛苦、鮮明的意象——悲慘、淒涼但荒謬頂透的意象。我們只會對它們感到好笑。葛拉斯寫道：

在我們的博物院裏——我們常常在星期天到那裏去，

我們設立了一個新部門

我們夭折的孩子，蒼白、嚴肅的胎兒

坐在無色的玻璃瓶裏

爲父母的將來而擔心。

這首摘自葛拉斯首部詩集的短詩，奇特地把厭惡和黑幽默揉合成一個高度濃縮的意象，總結了他的世界。

收集在本書裏的幾部戲劇，主要是一個畫家眼裏所看到的圖像。由於他過度沉迷於他的圖像，以致他也要以詩意的隱喻來表現它們；由於這位抒情詩人渴望看到他的隱喻活動起來，他被迫在戲劇方面發揮。換句話說，這位畫家的眼裏、詩人心中的圖像太過鮮明，以致它們開始對話起來了。

幾年前，當別人問起葛拉斯作為藝術家的發展過程時，他這麼回答：

迄今，我寫過詩、戲劇及散文。在我的情形來說，這三種寫作體裁全是以對話為基礎，甚至詩也是。因此，從詩演變成戲劇的過程是這樣的：詩先寫成對話，然後伸展成戲劇。那是在戰後不久。後來，慢慢地、漸漸地加上了舞台指示，再配合我當時的職業——彫刻者——我寫成了第一部戲劇。所以，在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七年之間那段相當短的時期裏，我寫了四部全長劇本和兩部獨幕劇。它們和我的詩與散文一樣，包含了幻想與現實的成份；這些幻想與現實成份互相磨擦，互相牽制……

葛拉斯的戲劇由詩所產生的過程，有時可以從他的幾部詩集中看出：在他的首部詩集中，有一首詩的題目是『水災』。這首詩顯然包含了葛拉斯劇作『水災』的萌芽。此詩寫道：

地室給水淹了

我們把木箱搬上

按着目錄檢查箱裏的東西

迄今沒有遺失甚麼

因為水必定不久退去

我們開始縫製陽傘

我們將難於再次走過廣場

因為有個清楚的、重得像鉛的黑影

我們先不要理會窗帘

而常常走到地室，

看水留給我們的

痕跡。

在葛拉斯一九六〇年出版的第二部詩集裏，有一個很有特性的插圖，畫了一個手搖湯匙的廚子，配上一首關於廚子與湯匙的詩作：

有人說：廚子到底是廚子

穿上剛剛洗燙的王白衣服

或背着一面粉刷過的牆壁

廚子不受人注目

他們握着的湯匙才吸引我們

使我們毫不懷疑：

我們所吃的，是廚子端上。

事實上，在葛拉斯的世界裏，穿着白色制服的廚子所扮演的角色，僅次於穿着黑色長袍的修女。難怪在葛拉斯的世界裏，廚子也含有一種形而上的意義。他在一次訪談中承認，「我喜歡烹調，我喜歡煮扁豆。對我來說，扁豆和運氣有很多共同點。」因此爲我們烹調的廚子也可以成爲人類追求精神及物質滋養的圖像。葛拉斯把最世俗和具體的東西——扁豆、食物、滋養——和精神、哲學、形而上學的東西——快樂、生活的意義平等對待，表現了那種勢不可擋的、孩子般質樸天真爛漫的風格。正如爲大教堂彫飾奇形怪狀塑像的中世紀工匠的質樸作風。這正是身兼石匠、彫刻家、意象締造者的葛拉斯的典型風範。葛拉斯是以德國在希特拉時代和戰後的淪落爲主題。這個題材令人極爲厭惡與可悲。在他的作品（無論是詩、戲劇或小說裏）裏，他絕沒有試圖避開這一切令人嘔吐的事實。然而由於他那麼直接地和毫無自我意識地以童稚的天真處理它們，這些令人厭惡的事實可以被接受而不必引起厭惡的有形反應，并使它們在藝術家的眼光裏變得不能容忍。布列希特（Bertolt Brecht, 1898—1956 德國現代最偉大的劇作家）說，質樸是美學類型中最重要的一類。葛拉斯具有單純的眼光，在我們當代作家之中是絕無倫比的。

葛拉斯的戲劇好像在一張立體畫布上活動的圖像。在『水災』（*Hochwasser*，首次於一九五七年法蘭克福上演）裏，葛拉斯所描繪的圖像是：一所房舍和裏面住的人及老鼠，洪水高漲和消退。在『還有十分鐘到百法羅城』（*Noch zehn Minuten bis Buffalo*）

〔註一〕裏在一個美麗的田園風景裏，停了一架生鏽的火車頭，駕駛員用的是航海術語，他們自欺，想像火車以最高速度前進。在 *Onkel*，*Onkel*（首次於一九五八年在科隆演出），是個好賣弄學問的殺人者 *Bollin* 的一系列形象。嘗試執行他身為殘酷一代成員的任務，但往往失敗。在『邪惡的廚子』（*Die bosen Koche*），首次於一九六二年在柏林演出）裏，葛拉斯使用廚子的形象。

上述幾部戲劇中，尚未有任何一部在劇院裏取得持久的成就。有人說葛拉斯的戲劇作品少了他在小說中那種紀錄的質素，描述和自傳性的細則。然而我却認為這種說法似乎忽視了敘述形式與戲劇形式之間的差別。假若葛拉斯的戲劇充滿了他早年在但澤的生活細則，那麼他所寫得將是自然主義戲劇，與其本人的藝術性格大不一致。小說可以把最多的自傳細則和最廣泛奇特的幻想綜合。戲劇可沒有時間保存這兩種元素。然而，就因為戲劇形式要求更簡潔，更凝聚的文字，因為它使葛拉斯每部戲劇中限制在有限的圖像裏，它使他的抒情品質，作為圖像塑造者的品質，表露無遺。葛拉斯的長篇小說裏包含用對話寫成的段節，也不是巧合，事實上，這些對話段節可以在舞台上表演。如葛拉斯的名作『錫鼓』有關「大西洋牆」修女的一章便在杜塞爾多夫搬上舞台。『狗年』（*Dog Years*）裏討論章回則在慕尼黑改成話劇。

事實上，好像葛拉斯這麼一位想像豐富、凌亂的作家，戲劇形式是最有益的紀律；另一方面，戲劇工作者在很大的程度上受到導演及演員的限制。葛拉斯收集在本書裏的幾部戲劇不大成功，也許是因為找不到適當的表演風格。葛拉斯本人曾非議德國劇團的管理方面在處理他這類異乎尋常作品時態度膽怯。他的批評當然多少言之有物。葛拉斯的近作『老百姓在練習起義』比較映動，不過這主要是因為此劇的主題反映了時事。葛拉斯這部戲劇敘述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七日，一名劇作者兼製作人在東柏林排演 *Coriolanus* 時，真正的起義竟然在劇院外的街頭上發生。（按：*Coriolanus* 一劇為莎士比亞原著，後由布列希特在晚年時改編，並成為葛拉斯之『老百姓在練習起義』的基礎。葛拉斯在此劇裏把該劇作者布列希特認同，導致德國報章趁機宣傳這位文壇新秀對布列希特這早期威風八面的人物的責難。於是『老』劇便映動一時。然而此劇真正的題材卻處在更深入的層面裏。葛拉斯關心的，不是抨擊，

布列希特而是顯示創作藝術家與政治當局之間關係的困境。他也在此劇裏通過一個強有力的形象，巧妙地把一個錯縱複雜的局面總結和濃縮成又簡單生動的隱喻。

君特·葛拉斯是位有獻身精神的作家。一個可喜的現象是：德國主要文學人物已打破長久的傳統：凡是藝術家應該脫離政治。雖然初讀之下，本書所錄的戲劇也許極爲不現實和離奇；它們也顯著地提出了對社會的批評。「水災」一劇將告人們不要回想災難時期和同志間友愛。Onkel, Onkel裏的殺人者和殘忍成性的年輕人，對今日德國的老一少兩代具有明顯的含意；「邪惡的廚子」明顯地反映了權力鬥爭；即使是短劇「還有十分鐘到百法羅」也對人們的幻覺，作了抨擊，勸請人們正視現實。因此，葛拉斯是個創作表面上深奧莫測、荒謬的戲劇的作家，他也在一九六五年德國大選中爲社會民主黨競選動奮不倦地打氣。這兩種身份之間並沒有決裂。

葛拉斯曾寫了這麼一首詩：

凡是誰要。

解放、呼出

那長久隱藏在牙膏後面的齧齒

除了張開口之外

無他選擇

讓我們張開口

去上班 交上

我們從死人嘴口折斷、拔出

的金牙。

在你希望代替、吐出胖子爸爸之前

我們現在也成了胖子爸爸，增加脂肪

你除了張開口以外

無他選擇

就如我們的孩子將來

張開口 代替、吐出

大齟齬

腐壞的金牙 胖子爸爸

只有我們了解這就是君特·葛拉斯創作的推動力，我們才能去欣賞他的詩，小說及戲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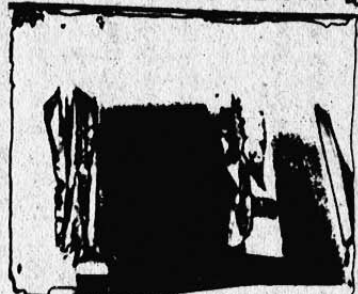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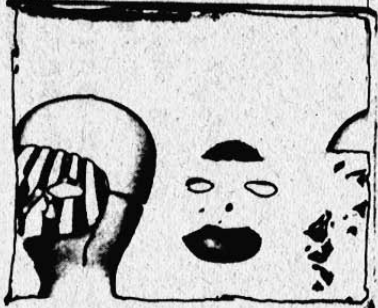
註一：此劇的題目有解釋的必要：*Und noch zehn Minuten bis Buffalo*。乃取自

Theodor Fontane (1819—1898) 一首詩 *John Maynard* 的一行。此詩描述一艘從 Detroit 前往 Lake Erie 的船在尚差半小時便開抵港之前，着火焚燒。在熊熊大火圍困中，英勇的舵手 *John Maynard* 站穩崗位，把船駛進港口，挽救了乘客，而且已卻壯烈犧牲。此詩在德國學校裏甚為人所知，它與德國的 *Casbranca* (*Casbranca* 是說在焚燒的甲板上的男孩) 有異曲同工之妙。對葛拉斯來說，它是誇大其詞的胡說八道的縮影。

(本文是當代名戲劇評論家 Martin Esslin 為君特·葛拉斯戲劇選集：*Four Plays* 所寫序文。此書收錄葛拉斯的劇作：「水災」、*Onkel, Onkel*、「還有十分鐘到飛法羅」以及「邪惡的廚子」，由企鵝公司出版。)

水災

〔二幕劇〕



劇中人物

諾亞 ■ 屋主

貝蒂 ■ 諾亞之姨子

葉坦 ■ 諾亞之女

亨利 ■ 葉坦之未婚夫

里奧 ■ 諾亞之子

康哥 ■ 里奧之友

檢查官

珍珠與點 ■ 兩頭老鼠

Günter Grass 著

Ralph Manheim 英譯

李季瘡譯

第一幕

(一所房舍的橫斷面，顯示地室的梯級，一間低天花板的房子，冒出煙囪的平坦屋頂。地室梯級上去滿了燈台，相簿及散亂的照片。諾亞在貝蒂協助下，正設法把一個大板條箱搬上梯級。房間與屋頂半暗。)

貝蒂：我們快要着涼了。

諾亞：這事非做不可，貝蒂。

貝蒂：我懂，我懂。可是你大半的收藏品已經在樓上。我真的……

諾亞：就這麼一個小木箱嘛。

貝蒂：我很願意幫你，不過姐夫，這木箱實在太重了。

諾亞：其中一些勃良地器皿一定在裏頭。它們是鳳毛麟角的東西呢！

貝蒂：你怎會知道？你不可能知道，只有天曉得裏頭有甚麼東西。(她翻看一本相簿)

喂，諾亞，來看看里奧的這張相片。

諾亞：里奧，里奧，哼！樓上那些懶蟲又怎樣？不見他們下來幫忙？

貝蒂：真是個挺帥的孩子！聰明伶俐！多活潑啊！你記得你和我及艾娜……

諾亞：我的老婆不在那兒。她從來沒有在那裏。

貝蒂：嗯，也許沒有。那時她已經有病了。不管怎樣，那是在斯第根的海邊。突然間這

個小傢伙眼光光地看着一個女人。她穿了一套紅藍色條紋的泳衣。你記得他……

諾亞：貝蒂！難道你不知道現在沒時間……他們非下來幫忙不可。喂！

貝蒂：我不信他們聽見你喊。

諾亞：他們充耳不聞，只會在鬼混！

貝蒂：你對他們也太嚴了。他們還年輕嘛。這裏冷得要命呢！

諾亞：完了，一切將要完了。我的一生血汗。幾十年來做牛做馬、忍受、自我犧牲。半

輩子過去了，到處奔波勞碌。……

貝蒂：是啦，讓我誇誇你吧！你辛辛苦苦，究竟爲了甚麼？就是爲了墨水池。大大小小

長長胖胖的墨水池。有些已經有了裂縫。

諾亞：我不希望妳明白：看看這個吧！妳還能看到一點點紫色墨水的痕蹟。我知道它現在已經乾枯。可是妳知道究竟誰曾經把筆浸在這個精美的墨水池裏嗎？就是露易絲皇后——在她給放逐時，她會在這裏過夜，寫了幾封信。……

貝蒂：可是人家說……

諾亞：我知道。人家說那只是私人信件；她在當晚就把它們撕碎。也許是罷。那又有甚麼差別。到底她是個堂堂的皇后嘛。

貝蒂：是，她的確是。

諾亞：我們站在這裏閒談，看水正在高漲。

貝蒂：哎喲，水漲啦！好冷。我們還是……

諾亞：他們怎不下來呢？他們只顧着自己，把唱片和一大堆舊雜誌和最後一箱啤酒搬上去。

貝蒂：還有食物罐頭。諾亞，你不能太不公平！

諾亞：不公平！我不能太不公平！請妳說說看！

貝蒂：諾亞！

諾亞：有誰關心過我？有誰幫過我？他們在上面生孩子，妳光是在翻看那討厭的相簿和拿我孩子的照片給我看。照片！快叫他們下來幫幫我。喂！喂！

貝蒂：諾亞，當心中風。

諾亞：抱歉。是的，我應該保重自己。

貝蒂：是嘛！你已經不年輕了。

諾亞：的確是。可是他們為甚麼不來呢？他們曉得一切將給毀了。標頭紙會脫掉。墨水會沁散。

貝蒂：看開些。你以後可以貼上新的標頭紙。

諾亞：以後！天曉得以後會發生甚麼事？

貝蒂：天曉得甚麼……這話是甚麼意思？

諾亞：嗯，我們大家總有一天要去的，不是嗎？

貝蒂：諾亞！

諾亞：妳必須預料生命中最壞的事。（指着木箱）這是我唯一的寄託——我的工作。我知道這沒甚麼了不起。正如妳說，只不過是墨水池罷了，算得甚麼。可是它有它的意義。這是我的終身事業。我不能白費心血，徒勞無功。

貝蒂：哎喲，諾亞——

諾亞：水勢自從星期一便一直在高漲。樓上那些傻瓜還不曉得。他們以為雨水就像一種聲音，好像一張有裂縫的唱片，老唱着同樣的調子。如果妳聽厭了，關掉算了。妳明白我的意思嗎？他們以為聽厭了雨聲，把它關掉就行。

貝蒂：我想是吧！你講得也許對。

諾亞：當然對嘛！我們總不能把它們丟在這裏，一切都給毀掉。箱裏可能有些照片。我知道一定有、里奧的照片，妳的心肝寶貝。

貝蒂：真的嗎？就在這個箱子裏頭？那麼說，快別浪費時間啦。我們必須……孩子！孩子！孩子！喂喂！

（她拍拍手。地室樓梯慢慢暗下，房間燈亮起。老爺掛鐘和中產階級的家具，差不多斷在木箱、燈台及相簿下。房間右半邊，景物清晰，亨利和葉姐坐在床上。）

亨利：葉姐，妳爸爸在叫我們呢！

葉姐：讓他叫好了。

亨利：下去看看吧！也許出了岔子。

葉姐：甚麼岔子？要我們幫忙，可以上來叫。

亨利：也許我該去看看。

葉姐：別去！你留下，開始玩你的把戲吧！

亨利：好，妳要我做我就做吧！其實這不是甚麼把戲，而且真的行得通。做完後，我就能夠告訴妳確實的號碼。但妳一定要集中注意力。

葉姐：好了，好了，開始吧！

亨利：好。看着我。姆指。

葉姐：姆指。

亨利：不，妳不能開口講話。

葉姐：好！好！

亨利：妳怎麼這麼性急？嗯，姆指、食指、中指、無名指、小指。懂嗎？

葉姐：唔——

亨利：好。現在再來一遍。小指、無名指，兩個不用算。

葉姐：爲甚麼？

亨利：不用就不用。專心聽。兩個不用算。現在妳想一件事。

葉姐：好。

亨利：還要想一個號碼。

葉姐：好。

亨利：我們再來一遍，姆指……

葉姐：姆指。

亨利：別說話，專心聽。

葉姐：好吧，去你的！

亨利：手指、中指、無名指、小指、拳頭。妳心裏想甚麼？

葉姐：我不告訴你。

亨利：可是我要知道了才能猜想妳所想的號碼。不然我可不能……

葉姐：本姑娘沒心情。

亨利：快告訴我啊！

葉姐：你不能猜嗎？你一向對這種事，頭腦精明。像你這麼一個聰明人，還有這麼一個

爸爸。喂，當這件事發生時，你爲甚麼不跟你的老頭子一起走？現在可高枕無憂，

用不着在這裏發抖。

亨利：我沒有發抖。——快告訴我，妳在想甚麼？

葉姐：這是真的激我，還是你又在偵查我？你不是說你是通天曉嗎？

亨利：是啊，我當然是。但我先要知道妳在想甚麼。

葉姐：嗯，我可不要告訴你。

亨利：別煞風景了。

葉姐：不是煞風景，我只是沒心情。難道不可以嗎？

亨利：好吧，妳沒心情。要是我求妳呢？

葉姐：啊，算了。

亨利：可是我——我愛妳啊。

葉姐：我懂，我懂。人人懂得。如果報紙還有出版，它將在刊在封面版上。

亨利：告訴我吧！

葉姐：不。

亨利：好吧，我猜猜看。

葉姐：猜吧！

亨利：你在想我。

葉姐：別笑壞我啦。

亨利：那麼妳是在想——想今天早上的事。

葉姐：今早的事？

亨利：妳想妳可能懷孕，因為……

葉姐：胡說！

亨利：那麼告訴我吧！

葉姐：你真的很感興趣？我可看不出到底爲了甚麼！

亨利：我真的很想知道。（他站立。拘謹地）我常常問妳。我要知道妳心裏所想的每一件小事——每一件芝麻小事。——當妳站在這裏望着鏡子時，妳其實不是望着鏡子，而是看透它；或是當妳用手指敲打桌子或咬蘋果，或者在做任何事情時，我一直猜妳心裏究竟想些甚麼。當你打開壁櫥時，妳在想甚麼？當妳老是穿上那件褪色的舊衣時，又在想甚麼？快說吧！究竟妳想些甚麼？

(亨利坐下，葉姐徐徐起身，步向窗口。)

葉姐：我心裏想的東西是：究竟雨要下到甚麼時候，究竟甚麼是雨？我看見一行的雨水從上流到下——或是從下流到上。我搞不清楚。

亨利：妳不只是想這些。

葉姐：(轉身向着亨利)：我想：水要漲到多高才能閉住你的嘴？(葉姐回到床上。)

我要躺下。爲甚麼我不躺下呢？站在這又冷又濕的、該死的窗帷前或後面，又甚

麼不同。

亨利：我可以躺在妳身邊嗎？

葉姐：不可以，你總是不靜靜地躺的。

亨利：妳的態度老是反覆無常。在那湖邊過了三個星期，妳還不夠。

葉姐：是。可是那不同。

亨利：這話是甚麼意思？難道妳不再關心我？

葉姐(突然起身)：噓！你聽不到聲音嗎？在屋頂上？

亨利：沒有啊。甚麼都沒有。(裝腔作勢地)我只聽到我血液的聲音，我常常聽到我的血液，當我——

葉姐：放你的屁——上面的確有吱吱的聲音。我聽得清清楚楚。嗨，上面真的有人！(她跳起來。)

亨利：不過是老鼠罷了。牠們以前在地室裏，現在爬到屋頂上去。

(房間燈光慢慢暗下，屋頂亮起。兩個大大的稀奇古怪的老鼠面具擺在邊頂邊緣。)

珍珠：我覺得自己像隻鳥兒。

點：只是不會唱歌吧了。

珍珠：遲早我會。以後我還會生蛋和孵蛋呢。

點：該死！這些東西看來像繩子，我真想咬下去。

珍珠：要咬就咬吧，當心別吞下去，不然你肚子裏生蟲。

點：那是我所要的一切。我只希望我知道……

珍珠：我們怎麼辦呢。我也想知道。我們到底不是水老鼠。也許我們要爬到煙囪上。

點：不會這麼糟糕吧。到時，煙囪也不會冒煙了。

珍珠：別人不知到那兒去了。他們總以為自己懂得多。他們說，這種事現在不會發生。

點：大鼻子剛剛漂走了。他看來精疲力盡。（擔憂地。）我真要知道……

珍珠：現在怎辦？

點：……上面不知道有沒有麻雀。

珍珠：爲甚麼，難道你要學飛？

點：不，不。不過……

珍珠：嗯，那麼還擔心甚麼麻雀的？

（點倉皇地前後亂跑。）

點：珍珠，走吧，離開這裏。

珍珠：要到哪兒去呢？

點：比較安全的地方。哪，就在煙囪後面。

珍珠：你瘋了嗎？竟然要在屋頂上繁殖？

點：來啦，珍珠，來吧。

（點和珍珠消失在煙囪後。）

（屋頂上的燈光漸暗。房間燈光亮起。葉姐躺在床上；亨利坐在旁邊的椅子上，

背向她。）

葉姐：有時，我想像我們在飄浮。我又想：小心，現在要急動了，我們將到那裏。不管

是哪裏，就要個美麗的地方就行。爪哇或別的地方。

亨利：或者死去也不錯呀！

葉姐：去你的。死人是外國人。我們不懂他們說些甚麼。

亨利：Hm。

葉姐：（坐直）你要躺下嗎？亨利，我在問你呢！

亨利：妳總是滔滔不絕地說個不停。講完了就以爲自己對。

葉姐：甚麼？

亨利：就像現在，談到死亡和其他一切。

葉姐：別再胡說八道。是你先提起的。

亨利：妳也許對。

葉姐：當然對。嗯，又怎樣？你到底來不來？

亨利：算了吧。我在這裏很舒服。

葉姐：好吧。

亨利：不過要是妳要我輪下，也可以。

（亨利脫下外衣，走近睡床，房間燈光暗下，樓梯處亮起。諾亞使勁拉着木箱。

貝蒂在翻看相簿。）

貝蒂：我總是對他這張照片入迷。他好像在笑，真是個男孩子。

諾亞：是啊，他不常笑。

貝蒂：是。他是個嚴肅的孩子——不過很聰明。

諾亞：聰明，哼，妳才說他聰明，妳不說他有點鬼鬼祟祟，虛偽、或……壞透了？

貝蒂：諾亞，妳怎可以……？

諾亞：我知道妳要說甚麼話；妳要說他是我的兒子好，他還是我的兒子。但是當他以我的名義欠下滿身債，又在醫院搞出醜聞時，他是不是我的兒子？

貝蒂：諾亞，你管得他太嚴了。像里奧這個孩子，他需要溫柔的對待。當艾娜在世時：

諾亞：她也管不了他。她常常向我投訴，伏在我肩膀上痛哭。可是口說又有何用？他離開

了我們，自作自受。

貝蒂：假使他突然問回來呢？

諾亞：聽着！過一會兒木箱將浸到水裏。我們再試試看吧，貝蒂。

貝蒂：沒希望啦！你知道是沒希望的。

諾亞：我還是再叫叫他們。怎樣？

貝蒂：在大雨裏叫？誰也聽不見你。

諾亞：葉姐，葉姐，叫妳的男朋友下來幫幫我。

貝蒂：我說過誰都不會在雨中聽見你喊。讓我們打開木箱吧。有工具嗎？啊，有了。

諾亞：還是你說得對。讓我打開木箱吧！（他拿起鐵錘和鐵撬，撬開木箱。）我們要一塊塊地拆。

貝蒂：啊，裏面說不定還有一本相簿。太好了！

諾亞：很有可能！很有可能！

（里奧和他的朋友康哥突然由木箱跳出。他們穿着褪色的同樣土黃色制服。）

里奧：歐洲！這裏比較冷。的確冷得多。嗚呀，爸爸，久違，久違了。這位是康哥。這

是我的老子，阿吉巴德。諾亞，墨水池和燈台收藏家。

康哥：很高興認識你，諾亞先生。墨水池。不錯呀，夠新鮮！

貝蒂：真的是你？

里奧：姨媽！嗯，我……

貝蒂：是啊，我的確是你的老姨媽。來，讓我看看你，孩子。我不是在做夢吧？我剛剛

才跟你爸爸說呢！是嗎，諾亞，我剛剛對你說，裏面可能有里奧的照片。

里奧：姨媽！像張長壽唱片！還是老樣子

貝蒂：甚麼，里奧！——這是你的朋友。好一個英俊的年輕人。——諾亞，你認為怎樣？

諾亞：我——我真不敢相信。

里奧：到底是甚麼？奇怪嗎？你只不過犯了一個小小的錯誤。你拿錯了木箱。看看吧；

根本沒有勃艮地墨水池的跡象，你知道裏面是甚麼嗎？東京（Ton Kin，越南一地）與寮國；那個亂糟糟的王國。（他把諾亞推近木箱。）去吧，爸爸，細心看看。

聞聞森林的氣味。

諾亞：住口！難道你忘了……

里奧：甚麼？忘了你是我的爸爸？嗯，不錯，我真的忘記了。不過我相信你。你的確還

是我的爸爸，和以前一樣。你一點也沒改變。

貝蒂：可是你卻變了，里奧。天啊，你變了。變得那麼強壯。

里奧：姨媽妳老是把那本舊相簿放在膝上。

諾亞：里奧，你的朋友——

里奧：你可以坦白地跟他說話。他不會咬人。

諾亞：這位是——

康哥：我叫康哥。

里奧：他當過拳師。

康哥：別亂扯！

諾亞：康哥先生，要是我沒弄錯的話，我聽過你的大名呢！你不是會說服小兒前往萊茵省的那個人嗎？里奧在那裏——我相信你知道我說甚麼。

康哥：不錯，就是我。要是我沒弄錯，你是說我們在星期的那次小旅行。當然，我知道這比我們計劃的久了些。可是我們現在不是回來了嗎？

里奧：回來又怎樣？爸，看開些。

諾亞：好，好，你回來了。熱烈歡迎，歡迎。

貝蒂：我也這麼說。熱烈歡迎。噢，葉姐一定很高興！

里奧：她在這裏？

諾亞：在，我的女兒葉姐有在，她跟爸爸在一塊兒。——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說。別誤會我。我真慚愧，里奧——你來得有點不合時。

里奧：真的嗎？

諾亞：讓我再說一句：別誤會我……

里奧：說吧！

諾亞：我們發生了水災。你還不明白這是甚麼意思嗎？請相信我，康哥先生。現在，我們四個人正在受水災之苦。恐怕……

里奧：全部四個人？這話是甚麼意思？這裏有另外一個人？

諾亞：是的，我是葉姐的未婚夫。

里奧：葉姐的未婚夫？

貝蒂：是啊，他叫亨利。你認識他嗎？
里奧：他叫甚麼名啊？

貝蒂：亨利——一個很好聽的名字。他也是個好青年。個子瘦瘦，有點精神過敏不過那很快就消失。再說，他愛葉姐。

里奧：他曾這麼說？

貝蒂：甚麼？

里奧：他是否說他愛她？

貝蒂：他不知跟她說了多少遍呢！

里奧：如果他常常這麼說，也許是真心吧。讓我好好地看看葉姐和她的未婚夫。幾年前她還在院子裏同努吉和阿石玩醫生病人。現在又說有了未婚夫。時間過得真快。是嗎，康哥？

康哥：大概是吧。

諾亞：嗯，正如我所說，里奧，我們這裏沒甚麼地方。真是慚愧，慚愧，但不幸的是，我們沒有……

里奧：甚麼，你要我們住在露天下？我們順便來探望你們，你卻要趕我們到露天下住。

諾亞：可是——

貝蒂：還甚麼可是的。我們將騰出地方。……葉姐一定很驚奇。

諾亞：當然，當然。

里奧：呃，康哥，你認爲我姨媽怎樣？挺俏吧？你去拿那些廢物吧。拿完了嗎？

康哥：我要去那邊。

諾亞：我拿這個，還有這個。

貝蒂：我拿相簿，好嗎，里奧？

里奧：當然好，姨媽。一個女人沒有相簿，就像棺材沒有蓋一樣。

（諾亞和貝蒂在前，四人慢慢爬上樓梯。康哥腋下抱了一大堆東西。房間燈光亮起。亨利起身坐，穿上外衣。）

亨利：葉姐，妳爸爸來了。

葉姐：讓他來好了。（轉身向牆壁。）

諾亞（在門口）：葉姐，我的寶貝，猜我帶了甚麼給妳？

貝蒂：呃，是呀，葉姐，猜猜看。（推開諾亞，幾乎走到房間中央。）

諾亞：很特別的東西。

貝蒂（面露笑容）：妳會奇怪的。

葉姐（慢慢起身）：我猜想你們不是拿了一大堆討厭的墨水池，就是一張可惡的家庭照

片：校長在中間，前面是可愛的小孩子。我猜對嗎？——可是里奧回來了？

貝蒂：你猜着啦！

諾亞：你怎知道呢？

里奧（把諾亞推到一旁）：嗨呀，葉姐。

葉姐：嗨呀，里奧。你回來啦？

里奧：只順路回來一趟看看罷了。喂，妳長得挺漂亮啊！

葉姐：當然嘛！

里奧：這是我的朋友康哥。我要你好好對他。他沒有父母。

葉姐：嗨！

康哥：妳好，希望沒打擾妳。

里奧：別那麼油腔滑調了；他當過拳師，所以有時這麼有禮貌。

諾亞：葉姐，難道妳對我們的里奧離家多年，突然回來，不感到驚奇嗎？

貝蒂：想想看，這麼多年了。

葉姐：驚奇？爲甚麼驚奇？我常常這麼說，如果一直像這樣下雨，里奧將回來。看，他

不是回來了嗎！

貝蒂：是呀，諾亞，他的確這麼說。

諾亞：無論如何，這是事實。他常常在最壞的天氣裏回來。

（里奧四處張望。）

里奧：那是誰？

葉姐：他？

里奧：就是他。

諾亞：那是亨利，葉姐的未婚夫；他的父親是個名醫生。希望你們倆合得來。

里奧：我不喜歡醫生。這個傢伙看來像個理髮師。

葉姐：別管他。他沒冒犯你嘛。

里奧：好，好。嗯，康哥，你喜歡這裏嗎？我的家？

康哥：你的妹妹……

里奧：我沒問你關於我的妹妹。我問你到底喜歡不喜歡這裏。很可愛，是嗎？

康哥：哦，你是說你的家？好，好。我說怎麼說呢？舒服，是我見到最舒服的地方。

里奧：那麼你認為是舒服啦？

康哥：是呀。當我見到那個老爺掛鐘時，就有一種親切的感覺——像小時候那樣。不過

至於你的妹妹……

里奧：我妹妹怎樣？

康哥：沒甚麼。她吸引我。你知道，她有一種氣質。我無法說出口。

里奧：算了吧。依我看都是一樣。

亨利：我想你離開家好久吧？

里奧：嘿，他跟你說話呢？

康哥：我？對，你說對了。我們離開家好久。

亨利：究竟你們到哪裏去？也就是說，你們到過甚麼地方？

里奧：別告訴他。他不該問。

康哥：你聽到嗎，你不該問。

葉姐：是呀？閉起你的嘴！

里奧：嘿，康哥，打開包袱看看。

康哥：它沒甚麼濕。

里奧（解開包袱，拿出一塊長長的白絲綢）：貝蒂，看我這是甚麼。

貝蒂：天啊！是甚麼？你從哪裏弄來的？

里奧：這是我們帶給妳的。一流的降落傘絲綢，呃，康哥？

康哥：是，是。

貝蒂：我可不相信啊！降落傘絲綢！太好了。我不能收下。諾亞，你看怎樣？

諾亞：別問我。我不能判斷這塊絲綢——

貝蒂：降落傘絲綢。

諾亞：很好。到底這塊降落傘絲綢是合法地得來或是……

葉姐：別說了！你總是多多意見。難道你要使姨媽掃興嗎？

亨利：我相信是沒甚麼好擔心的，諾亞先生……

葉姐：沒事的，姨媽。要是里奧帶東西回來，一定是合法的。

貝蒂：真的嗎？好吧。那就謝謝你，還有康哥。

康哥：算不了甚麼。別客氣。能夠送給這麼一位可愛的女人，真是榮幸。

貝蒂（用食指指着康哥）：哎呀，康哥，妳真壞。

里奧：是呀，姨媽，妳要小心他呢！

貝蒂：你們知道我要做甚麼嗎？

里奧：甚麼？

貝蒂：每人一把小陽傘。

里奧：真的？

貝蒂：的確的確。一二三四五，五把小陽傘，如果還有剩餘，我自己也要一把。一共六

把小陽傘。

葉姐：姨媽，妳真好笑。現在下着傾盆大雨，妳還說甚麼陽傘。

貝蒂：這叫做及時行樂，事半功倍。雨總不會永遠下個不停的。

諾亞：這倒很難說。

貝蒂：胡說。你以為雨永遠不會厭倦的嗎？

里奧：她說得對。雨過天晴，雨下得厭倦了，太陽就回來。

葉坦：爲甚麼你總是自作聰明？休息一會兒吧。不然把你的冒險講給我們聽。

里奧：沒甚麼好講的。

葉坦：好吧！

（房間燈光慢慢暗下，屋頂燈光亮起。）

珍珠：點，講個故事給我聽。

點：他們好像有客在樓下。

珍珠：我沒注意到。講吧，點，講個故事給我聽。

點：講甚麼？

珍珠：任何舊的故事。你經歷不少遭遇。像你這麼一隻四處周遊的老鼠，該有不少經驗。講吧。快講。

點：不錯，我的確見過一些事。要不要聽我那次被關在保險箱裏一連三天，甚麼東西都沒得吃，只有二十馬克的鈔票那個故事？或者你要聽那個掛鐘的故事？

珍珠：甚麼鐘的故事？

點：嗯，上一次我跳進一個掛鐘裏，就像他們樓下那個老爺爺。我一時竟不能出來；因爲他們養了一頭短毛豬犬。那隻畜生就坐在鐘前等候。我在鐘裏面睡着了。突然響起了十二下鐘聲。

然響起了十二下鐘聲。

珍珠：半夜。

點：對了。嗯，我不迷信，可是卻怕得要死。當我驚魂定下後，我感到非常生氣，一怒而把所有的分與秒吃掉。結果鐘不能跑。

珍珠：呸！真是荒唐透頂！講講那個關於修道院的故事吧。

點：你已聽過了。

珍珠：那有甚麼關係？講吧！

點：嗯，那是在我第二次到巴黎旅行後發生。我跑到一間好像公寓的地方。

珍珠：你是說一間老人院？

點：對了。在杜塞爾多夫市拉特河畔的一間天主教老人院。地點很好，就在鐵路附近離開垃圾堆不遠。那個地方妙極了。大大的地下室，又暗又濕，許多裂縫。我可以說在那裏養尊處優。

珍珠：我可以想像到。你永遠是個酒色之徒。裏面的修女怎樣？

點：廚房和起居室是在樓上。有時，她們下來地室拿東西。我隨時在提防。當修女大搖大擺地下來時，我會迅速地鑽進她的長袍下。

珍珠：你真是荒唐！

點：跟着，我爬上她的腿。她們穿着厚厚的毛織長褲。接着我在她的小腿上，狠狠地咬，令她大聲驚叫，把手上的東西都丟掉。

珍珠：她丟掉甚麼？

點：可能是一個碗。有時盛滿了豌豆。那修女一走後，我即刻把豆吃掉，大快朵頤。

珍珠：修女的樣子究竟怎樣？

點：褐色，肥肥胖胖，像烘熱的馬鈴薯。只有一個不同。她名字叫瑪麗亞。

珍珠：瑪麗亞有甚麼不同？

點：修女有時就是這個樣子。連我自己也不曉得。

珍珠：她長得怎樣？

點：算了，你已經知道一切。我告訴你十次之多了。

珍珠：我對這很感興趣。說下去吧！究竟你的瑪麗亞長得怎樣？

點：漂亮？她上半身很美。可是下面！難道你不知道她有甚麼嗎？她的腿上長滿了斑點呢！

珍珠：你怎會知道？

點：我親眼看見的。

珍珠：在那裏？

點：當然是在地室嘛！她常常下去地室，而且往往小心地把門反鎖。然後，呼呼地掀起長裙，臉下毛織長襪，看着兩條腿。她就是呆呆地站着，看自己的腿。

珍珠：大概沒那麼糟糕吧！

點：那是你的想法。它們雪白得像蛆蟲。從腳踝一直到「凱旋門」，滿是斑點。

珍珠：她叫甚麼名啊？

點：瑪麗亞，修女瑪麗亞。

珍珠：真是胡說八道！

點：後來，神父和一些臉色蒼白的唱詩班孩子來到地下室，把整個地方撒滿了聖水和香氣。真是太不像話了。

珍珠：他們爲甚麼這麼做？

點：你問得真蠢！當然是因爲我嘛。他們以爲魔鬼在修女的長袍下作祟呢！

珍珠：呸，你才是魔鬼呢？

點：虧你笑得過。我給一些冷冷的聖水撒到，使我發了許多惡夢。我受不了，只好逃之夭夭。

珍珠：那個長滿斑點的修女後來怎樣？

點：哦，他們把她調走了。天曉得她做了甚麼事，不過有時你會聽到一些有關修道院的怪事情。

珍珠：也許是吧。——喂，我好餓呀！你餓嗎？

點：我嘛——一點也不餓。

珍珠：奇怪，你怎不會餓？

點：我永遠不會餓了。

珍珠：甚麼？你永遠不會餓？

點：是的。

珍珠：你是當真？

點：當然是。

珍珠：你不餓？

點：不餓。我不久之前失蹤後，就擺脫了飢餓。從現在起，我將精神飽滿。明白嗎？

珍珠：不，我一點也不明白。任何有自尊心的老鼠都不會和精神有任何關係。

點：你不該這麼說。精神使你心平氣靜。簡單地說，它會使你不朽。我會比一切長命甚至比貓長命。

（屋頂燈光漸漸暗下。房間燈光亮起。諾亞站着直望住天花板。其他人物坐着或躺臥着。）

諾亞：你們應該上去屋頂，趕走那些老鼠。亨利？

亨利：我？爲甚麼叫我去？

諾亞：好吧，還是我自己去吧。

里奧：讓牠們活吧，爸爸。他們走頭無路，就跟我們一樣。

諾亞：明智些，我們非把老鼠趕走不可！

葉姐：你要牠們下來和我們在一起？

貝蒂：哎呀，千萬不可！

諾亞：別傻了。把牠們投進水裏算了。（他即要走上樓梯。里奧拉住他的衣尾。）

里奧：別走！我不是叫你別管那些老鼠嗎？

諾亞：爲甚麼？爲甚麼你突然變得這麼軟心腸？牠們不是人嘛！

里奧：老鼠也是人。

（諾亞坐在墨水池中。）

葉姐：別管他，里奧。講個故事給我們聽吧。

里奧：沒有甚麼故事好講。姨媽你爲甚麼忙個不停？

貝蒂：哎呀，我已經告訴你了。我要做六把小陽傘，每個人一把。

里奧：不必做給我了。我要去北極。

貝蒂：沒關係。有一天你也需要一把陽傘。

里奧：妳總是關心我的事。不！我可不高興。

貝蒂：唉呀，現在我的姐姐——你們的母親——已經去了……

里奧：媽媽不做陽傘。她總是躺在牀上，臉青青的、生氣似的。

貝蒂：她身體一向來不好。你應該記得。

里奧：這倒不奇怪。和那個喜歡墨水池的怪人住在這個地方，身體怎會好。

貝蒂：里奧！

里奧：好，好。我懂。她患了癌症，和墨水池無關。

諾亞：你在她的葬禮上，連一滴眼淚都沒掉下。

里奧：哭有甚麼用？你不是說，死於癌症的人一定上天堂嗎？

葉姐：別說了，討厭死了。（她走近窗口。）看看那些漂走的睡床。空空洞洞的床。我真希望自己也是一張空空洞洞的床，四處漂流。不是站在四隻腳上，擺在一幅優優的油畫下，給便壺、床邊的桌子，水杯裏的假牙，夾上書簽的偵探故事綁死，或是給一些人睡上七十年。也許我要漂進樹木裏。不過我先要丟掉枕頭。如果我自己自由自在，我會說：來吧，讓一隻就要溺死的貓跳進我的懷抱裏，高高興興地。

里奧：喊你的朋友，求求你們講個故事吧。講吧！

里奧：我不講。

亨利：請講個故事給我們聽吧！

里奧：（瞪着亨利）：住嘴！你這個理髮師。康哥講吧，他比較會吹牛。

葉姐：誰講都沒有關係，只要有人講就行。不然只有兩在說話。我聽過了兩的故事。

里奧：姨媽睡了？

葉姐：大概是吧。那老頭子也睡了。

里奧：好吧，講就講。有一次，我坐在馬戲團裏。甚麼地方或時間都不要緊。

康哥：是在西貢。

里奧：我說任何地方都不要緊嘛！在一個馬戲團裏。圓圓的馬戲團，和所有馬戲團一樣。連氣氛也一樣。在我頭頂上半空中的聚光燈裏，有一個女人的腿。她的微笑像金絲般。

（亨利忍不住笑。）

喂，你這個理髮師，要不要我揍你一拳。

葉姐：那跟我有甚麼關係？

里奧：讓我說下去。那個女人的腿是用陶瓷做成的，用最純的陶瓷做成。

康哥：我們相信你。

葉姐：誰管它們是用甚麼做成。

里奧：我管。它們冷冰冰的。那個女人是個空中飛人。當她在空中搖蕩時，它的腿變得越來越冷。最後，變成了冰。變成兩條冰柱，一直伸展到北極圈的那座小神殿。

她的北極是不可進入的。沒有一位探險者會進入。你們明白那是甚麼意思嗎？結在你頭頂上的冰，不是很高，到帳篷的一半，然後直到頂端，脆弱但迷人的冰，不是冰淇淋裏的冰，不是雪櫃裏拿出來的冰塊。

康哥：我明白你的意思。是有節的冰。你看了會流汗。

里奧：對了。後來，後來又怎樣呢？突然冰劈劈拍拍地裂了。人們開始拍掌。

葉姐：那個女人又怎樣？

里奧：她滑下繩子、彎曲、破裂了。她又髒又滑、皮膚乾燥，年紀約卅歲。她的微笑像堆泥漿，好像一隻馬撒過尿似的。我常常去看她。

康哥：可是你已知道會發生甚麼事？

里奧：不錯。但我要看她怎樣掉下。我在想。她究竟怎樣掉下呢？大概是這個樣子吧！
(他把一個水晶碗摔下。諾亞和貝蒂驚起。)

諾亞：甚麼事！

葉姐：沒甚麼。回去睡吧！

諾亞：有需要摔破那個碗嗎？

里奧：當然有需要。你懂嗎？那個破裂的聲音。北極摔破在四處。從尼日爾到北極圈。但沒有人拍掌叫好。

(諾亞和貝蒂回去睡。)

葉姐：後來怎樣？

里奧：當然沒有。有一次，貝蒂走過來。

康哥：貝羅？

里奧：是呀，他是個小丑。

葉姐：他又有甚麼關係？

里奧：他說，看她掉下是沒用的，不如自己把她射下來。嗯，其實我不要那麼做。——
喂，康哥，爲甚麼你老是出一些傻頭傻腦的問題？你早已知道整個故事，明天不是真的。

康哥：我懂。

里奧：懂又怎樣？

康哥：你每次講的都不同；很有趣。只有我知道真正發生了甚麼事。你已經忘了。

里奧：（站起來又坐下）我要去北極。

康哥：好吧，我們去北極。

葉姐：雨還下着呢！（她懶洋洋地站起來。）你以爲自己很聰明，老是高談明天的事。

今天下雨。我知道今天。你知道今天是甚麼嗎？全是水。如果要的話，拿麵包刀切一塊吧。今天是你們這些傢伙坐在冷裏想東西。想想。看看我吧。廿年後又會怎樣？天啊，你們總不能老是看着一雙乳房變得越來越長，直到最後變得毫無意義。你們，就是今天。你，我可愛的小未婚夫，你這個老傻瓜，我的爸爸。還有妳，我親愛的姨媽，妳永遠不滿足，老是要看多幾張照片。如果有人拿着一個白紙給她看，說：「看，姨媽，這就是上帝的照片了！」你猜她會怎樣說？「天啊！上帝！樣子正是我所想像的！」她會把她的照片貼在史坦尼斯拉叔叔和普立姬表姐的照片之間。

亨利：這只是妳隨便的看法罷了。

葉姐：閉嘴！（走到窗前。）瞧外面那些床。特別極了。它們漂到甚麼地方，沒有人拍照。

亨利：可是妳還有前途。妳得承認還有前途。

葉姐：你還乳臭未乾。懂得甚麼！前途？它像一段樓梯。上面總是有每一層，跟着是另一層，然後是屋頂。跟着走下來的，是一段、兩段，直到地下室。你叫那做前途？

亨利：妳怎不試試看去了解它？妳知道雨過天總會晴朗。我明白。啊，那穿着燦爛白衣的太陽！我瞧見妳提起妳的手。裏面潔白如玉，背部卻是晒焦的！

康哥：如果你要大發偉論，請到屋頂上，那裏有大把地方。

葉姐：好意見。我也聽厭了。

亨利：我甚麼地方犯着了你們？談甚麼冰啦、北極啦！我受不了！

里奧：Hm，我想——

亨利：我會到過佛羅倫斯，走過一個廣場。當時我穿了一套夏裝。到處一片明朗。我覺得我裏面、我腦子裏有個太陽。

葉姐：他現在中暑了。

亨利：（興緻勃勃地）我走過廣場，那裏有一段梯級、鴿子。到處是鴿子，梯級上滿是鴿子丟下的珍珠母。我揀起一些，它會帶來好運氣。……幸福、自由。

里奧：康哥？

亨利：你連甚麼是幸福都不懂。

康哥：你講得很對，孩子。（他慢慢走近亨利。）

亨利：你也不懂自由是甚麼。

康哥：來，小傢伙。現在請你到屋頂上去，那裏有大把自由。我猜想上面已經有人。他們喜歡聽你講道。（他捉住亨利，推他到通向屋頂的梯級。）

亨利：不，不，不。請不要。上面很黑。你們不能趕我到外面……天黑了……

（康哥把活動天窗關上。）

葉姐：不曉得他究竟中了甚麼邪。他通常不是這樣的。有時，他很好。

里奧：康哥？

康哥：甚麼？

里奧：喂，我想我們搭船到利物浦，然後……

葉姐：別說下去了！

康哥：對了，里奧，請冷靜點。我們在這裏逗留一個時候吧。再說；我給你的妹妹迷住了。

(他走近葉姐。房間燈光暗下。屋頂燈光亮起。亨利站在煙囪旁。)

點：嗨，珍珠，有人來了。

珍珠：有可能，但不會是我們的人。

點：水災過後，我們將下去，然後離開這個地方。不管到哪裏都好。

珍珠：最好等一等。我們隨時可以移居。

點：你想，外面真的沒有麻雀嗎？

珍珠：我以爲你不再會餓了。

點：別挖苦我啦。他來了。

(煙囪旁的亨利舉步走動；兩頭老鼠處在半黑暗中。)

亨利：現在她會想我在生她的氣。其實我已原諒了她。一會兒後，他們會上來叫我下去。她會對我說：亨利，讓我們和好如初吧，別那麼生氣，我不是當真的，下來吧！

當然我會下去，不過我一句話都不要說。我靜慣了。首先，她不准同康哥鬼混。

我希望我知道她究竟喜歡他甚麼地方。我太年輕，是我的錯嗎？

(他垂頭喪氣地坐下。兩頭老鼠在明亮處。)

珍珠：喂，他是個哲學家呢！

點：我想是吧。嗯，那麼他不會傷害我們啦！

珍珠：是嗎？聽說一些哲學家也可能壞透呢！

點：啊，是的，是在文章上壞透了。不過在雨中，墨水會溶化，連最乾枯的哲學家也無能爲力。他們一弄潮了之後，他們只相信潮濕。

珍珠：看，他又在想了。

(老鼠處在黑暗。亨利在明亮處。)

亨利：唸完書後，我們就結婚。如果我的父母來參加婚禮，他們會給她留下好印象。尤其是我的母親。她還是個很美麗的女人。

(亨利呆呆地看向黑暗處。老鼠在明亮處。)

點：呃，他并不是甚麼哲學家呢！

珍珠：不，我想不是。

點：那些人好像把他趕出來了。

珍珠：到底爲了甚麼。我看他人很甜。很敏感、可愛。

點：我猜他是獨生子。

珍珠：是啊，他好像給寵壞了。

點：也許他太愛講話。或許他是多餘的。

珍珠：他很俊嘛。他的臉色太白了一點，不然……

點：說不定他們等下會上來叫他下去。

珍珠：說不定他們很快會全部上來。

（屋頂燈光暗下。房間與床附近燈光亮起。康哥與葉姐躺在床上。里奧坐在腳櫃

上，背向床，深思着。左邊半暗處，貝蒂阿姨在縫紉。諾亞在整理墨水池。）

康哥：（半唱半語）天下雨，天下雨，地上濕。

葉姐：你喜歡唱歌？

康哥：多少。

葉姐：我以前也喜歡唱。

康哥：理在不喜歡？

葉姐：現在也喜歡，不過不像以前那麼喜歡。

康哥：真可惜。

葉姐：爲甚麼？

康哥：不然妳可以唱唱歌。

葉姐：甚麼？現在唱？

康哥：不行嗎？妳會唱甚麼歌？

葉姐：下雨歌？

康哥：哀怨嗎？

葉姐：我不曉得。

康哥：沒關係。如果我們聽了要哭，我叫你停好了。

葉姐：你也會哭！

康哥：不行嗎？

葉姐：好吧。（半唱半語地）

小鳥站在花園裏

燕子飛到北方

可是我沒有在上面寫字

我沒有在上面寫字

因為雨水不會看

小孩在咳嗽

小孩子死了

可是我還活生生，我還活生生——

因為雨水看上了我……

康哥：因為雨水看上了妳……

葉姐：喜歡嗎？

康哥：唱下去，還沒唱完罷。

葉姐：好吧，如果你要我唱。（她唱道。）

甲蟲有六隻腳

我只有兩隻

可是我卻留下，我卻留下

因為到處下大雨

教授數着星星

老人家數着歲月

可是我不數，我不數

因為雨水忘了我的生日

要我唱下去嗎？

康哥：還有嗎？

葉姐：我猜還有，不過我想——

康哥：唱下去吧。好聽極了。

葉姐：我不介意。（唱道。）

蝸牛來得太遲

愛情來得太早

可是我不用等待，我不用等待——

因為雨水常常準時到

泥沙穿上絲綢

白雪穿上黑絨

可是我一絲不掛，我一絲不掛

因為雨水穿了我的衣裳

（靜下。）

康哥：唱完了？

葉姐：沒有！

興登堡（譯註：Hindenburg 1847—1934，德國國家元首，於 1925—1934 任

總統）死了

希特拉一命嗚呼

我也死了，我也死了

因為雨水是棺蓋

康哥：甚麼棺蓋？興登堡、希特拉早已去了。可是妳還是個小孩子呢？身體好好的、怎

可以唱這些歌呢？

葉姐：是你叫我唱的。

康哥：唱完嗎？

葉姐：不，我想還沒唱完。

康哥：甚麼，還沒唱完？

葉姐：沒有，這首歌永遠唱不完。

里奧：（站起）我知道結尾。

康哥：你？誰說你會唱歌？

里奧：我向來會唱歌。你只是沒聽見罷了！

康哥：好，唱吧！

里奧：（站起身）

今天是周二早上

明天是昨天晚上

不，我不憂悒，我不憂悒——

因為雨水只是個討厭的玩笑

來，大家一齊唱！

康哥、里奧及葉姐齊聲唱道：

因為雨水只是個討厭的玩笑！

康哥：好啊！好啊！

（里奧又轉過身。）

葉姐：我不應該唱。

康哥：爲甚麼？妳唱得很好。這裏很舒服，不是嗎？

葉姐：是，當然舒服。

康哥：我們兩個合得來，是不是？

葉姐：當然。

康哥：（坐起）妳喜歡那個傢伙甚麼地方？（他指向屋頂。）

葉姐：王八蛋！他人倒不壞。

康哥：只是有點傻氣。

葉姐：有時是。也許因爲他還年輕。

康哥：有可能。打算結婚嗎？

葉姐：我不知道。現在有了你。

康哥：（驚奇地）我不要干涉你們的事。

葉姐：當然，兩停了你就走。

康哥：里奧坐立不安，急着想走。

葉姐：他要去北極，然後跑到別的地方。

康哥：對了。

葉姐：太可惜了。

康哥：是，太可惜了。我們相處得這麼好。是不是？（他抱住她，大笑。）

葉姐：別笑嘛。

康哥：不行嗎？妳也笑。我們會回來。

葉姐：別那麼說。你還沒走。告訴我一些關於你的事。你當過拳師是嗎？

康哥：是。

葉姐：小時候有打拳嗎？

康哥：有。不過別提了。

葉姐：告訴我吧！

康哥：我在十五、六歲時，突然打起拳來。真該死，我也不曉得爲甚麼。俱樂部裏的那

班傢伙：打下去，打下去。還有幾回合。你一定要打下去。於是我打下去。我想，

我是挺而走險去拚命。

葉姐：不過你打得好？

康哥：當然好。

葉姐：這裏也很好，是嗎？

康哥：好，好。

葉姐：真的？

康哥：當然真。妳把我弄得累死了。

葉姐：（笑着）你這句話最甜。

康哥：妳從那裏學會——

葉姐：呸，別說了！

康哥：是向他學（指着屋頂）還是到處學會的。

葉姐：求你別說了！

康哥：好，好，我沒有心要傷害妳。

葉姐：我又聽到雨聲了。

康哥：這和甲蟲又有甚麼關係？

葉姐：甲蟲有六隻腳

我只有兩隻。

（唱道）

可是我卻留下，我卻留下——

因為到處下大雨

（葉姐與康哥齊聲唱）

因為到處下大雨

葉姐：只要雨還下着，你要陪着我。當雨又一直下個不停時，你就回來。

里奧：（慢條斯理地坐起）喂，康哥，你跟我的妹妹相處得怎樣？

葉姐：干你屁事？

里奧：別這麼小氣好不好。原諒我打攪你們。水已浸上來了。……我們上去看看你的男

朋友好嗎？他一定無聊死了。

康哥：他說得對。水浸上來了。別怕，我們搬些東西吧。一兩張毛毯便夠了。也許貝蒂

阿姨已——喂，貝蒂阿姨！

貝蒂：（驚醒）天啊，我竟睡着了，還作了個夢，但不記得夢見甚麼？真的不記得了。

誰在叫我啊？

康哥：是我。妳的陽傘做好了嗎？

貝蒂：哦，做好了。在這裏。你喜歡嗎？

(她拿出一把陽傘。)

康哥：好極了。拿來吧！

貝蒂：可是太陽還沒出來呢？

康哥：沒關係。現在下雨嘛。(他跳起。拿了陽傘與一些毛毯。)阿姨快來吧！這裏悶

死了。我們要換換空氣。

貝蒂：天啊，水浸上來了。諾亞！

諾亞：看來，我們要坐到樓梯上了。

康哥：快點吧，我們可不要着涼呢！

(向里奧說。)喂，拿住這個。

葉姐：你要抱我上去？

康哥：我要抱住妳。只要雨還下，我要抱住妳。

(里奧、康哥及葉姐爬到屋頂上。諾亞與貝蒂從桌椅上走到樓梯。)

諾亞：滾開，滾開，看你們把我的家變成甚麼樣子？你們使它充滿了羞恥污穢，比水還

高。……水正在漲啊！

貝蒂：你怎麼這樣心邪呢？他們一直安安靜靜嘛。

諾亞：等着瞧！水會追上妳的。快快爬上樓梯。妳以為水不會上樓梯？它會陰魂不散地

像個郵差，死纏住妳。它會把妳追到屋頂上，它不會給妳帶來好消息。看，我拿

了甚麼上來。

(他打開一本黑色的書。唸道。)

同一天，所有深處的泉水將爆發

天國的窗口打開

(舞台慢慢暗下。)

〔第一幕終／全劇待續〕

風聲

張貴興短篇集·「伏虎」

張貴興說，「伏虎」集中的作品，「像『俠影錄』是兩天就完成了的，『伏虎』卻很費了一段時間經營的；『怒梅』是在很憤怒的心情下寫成的；『雄辯的魂』是在不快樂的時候寫成的；『最初的家土』是忍不住要寫成的；『武林餘事』是拖呀拖呀最後終於逼着自己寫的；其他的，是不知道在怎麼樣的情況下寫的……」「伏虎」集中十個短篇，除了「空谷佳人」與「狼劫」外，都是張貴興負笈台北後的作品。張貴興，砂勝越人，他曾在水綠年華署名紀小如在蕉風與學報發表散文小說，如今努力在小說藝術界陶鍊；即使在台灣那麼多寫短篇的人的地方，張貴興也是個很 promising 的小說作者。（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時報書系二三五，一九八〇年六月，廿五開，正文二七五頁，新台幣一二〇元）

黃美之遊記：

「八千里路雲和月」

黃美之寫小說，也寫散文；婚後隨夫「五湖四海」的漂盪了九年，八年前始定居美國，她說：「在那九年裏，我們會到過一些高度文明之所，也走過一些荒涼野蠻之處。偶然回顧，真如煙如夢。」這本遊記即是她所見所聞的「一些記載存真」。作者的理想是，希望讀者能從她「筆下各種不同的民族風俗中，各種不同的山海裏，窺視出一個大同的世界」。（台北：世界書局，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卅二開，正文二七〇頁，新台幣壹佰元）

香港素葉文叢第三輯

香港素葉出版社於七月底推出第三輯文學叢書，依次為：蓬草散文集「親愛的蘇珊娜」，戴天散文集「渡這種鳥」、古蒼梧詩集「銅蓮」、吳煦斌小說集「牛」四冊。此外，台北民衆日報出版社出版了也斯短篇小說集「養龍人師門」以及也斯、鄭臻編的「香港青年作家散文選」

風訊

□蕉風不錯是有一小群的「基本」作者在支撐着，但我們的隱憂是，爲何聽不到新銳的聲音呢？他們的人呢？難道我們真的是站在幽州臺上，正「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漣然而涕下」的感慨一番？

□但感慨卻給蕉風或「馬華文壇」無補。蕉風要生存下去，需要的是朝氣而不是暮氣。舊作者多年來的支持令我們感激，但我們也一樣的希望看到新作者的湧現。或者這是一個精神空虛心靈苦悶的時代，每個人都忙着「尋春」去了，但我們希望，在尋歡作樂之餘，也有人肯坐下來創作，然後把最好的作品寄給蕉風。

□青年熱愛文學固好，沉溺於純文學幻想則不必。人生自有太多慮念，還是讓我們腳踏實地把文學當一種事業吧。如何在洪流亂泉間執着下去，那方是平穩人生的飛揚。

□我們社會對文學創作不利，但我們也不必過於痛心疾首與怨懣。甚麼社會沒有功利與勢利呢？我們只能希望在這樣的環境中，有心人能找到自己的路向，完成自我的人格，而寫出自己日後回顧也不會汗顏的作品。

陶淵明

陶詩新析

郝毅民著

蕉風文叢
歡迎郵購



歷來評說陶潛詩作的文字雖繁，但郝毅民這本書卻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論析。作者專業精神分析，熟讀佛洛伊德學說，現以之論析陶詩，像兩塊東方與西方的美玉並置，而發出一道絢麗的新光彩。作者在紐約這樣的一個現代都會，選擇了田園詩人陶淵明來引發他的思維泉源，寫下了書中的九篇文章。喜愛陶詩的讀者讀罷當能進一步悟窺陶淵明永恆的心靈。

蕉風文叢，蕉風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八月，廿四開，一〇八頁，馬幣三元。

蕉風月刊長期訂閱辦法

- 「蕉風」月刊每冊馬幣一元正，長期訂閱半年（六期）六元，全年（十二期）十二元。
- 馬、星、汶長期訂戶郵費一律免付。其他國外訂戶郵費另計。
- 為避免遺失，請將訂費換成 Postal Order 或 Money Order 或支票。
- 請將訂費連同下列表格（如不願剪下，可自製）寄至：**Syarikat Edcoms**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風月刊訂閱單			
姓 名	中文	英文	
地 址			
訂 閱 期 數	自	期 起 至	期 止 共 期
訂 費			

蕉風文叢及學報叢書郵購單			
*星馬汶平郵郵費免收			(請標☐號)
蕉風文叢	陶詩新析	郝毅民著	每冊馬幣三元正 <input type="checkbox"/>
	流放集(雜文)	劉 放著	二元五角 <input type="checkbox"/>
	小黑小說集	小 黑著	二元五角 <input type="checkbox"/>
	元代散曲研究	周國燦著	一元正 <input type="checkbox"/>
學報叢書	不完夏	家 毅著	每冊馬幣 二元五角 <input type="checkbox"/>
	紫一思詩選	紫一思著	二元正 <input type="checkbox"/>
●茲附上郵政滙票 元 角以購閱上述叢書			
姓 名			
地 址			

CHINESE LIBRARY

161577

蕉風月刊

CHAO FOON MONTHLY
BULANAN CHAO FOON

ISSN 0126-6608 KDN 0142/80
\$1.00 senaskah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772455, 772551, 772769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Tal: 772455, 772551, 772769.
Ajen Penjual: Syarikat Edcom,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Tal: 772455, 772551, 772769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3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24,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al: 425764